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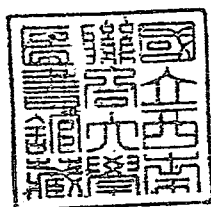


跳動

“動 跳”

張天翼作

香港書局出版



香港奔流書店版

楔子

電燈廣告在抽煙。都市在打寒噤。

無線電跟有線電在到處竄。

全世界像地震似地把人類驚跳起來。

大氣裏流着黃昏的煙，像在象徵着宇宙將要給毀滅。人們用感覺嗅到了火藥味，
人肉味，血味。

高大的建築物沉在灰霧裏，似乎經不起就要來到的暴風雨，搖搖欲倒的樣子。

電影院跟娛樂場所張開了大嘴等人進去，可是冷落得沙漠似的；一件別的事把人

們吸到別一處去了。

人們在奔跑，在叫號。

『號外!!!號外!!!』

牆上貼滿了壁報，日報，晚報。波濤似的人腦袋在這些新聞前面活動；喘息着，興奮着。一些近視眼想擠到別的腦袋前面。別人的腦袋又插到近視眼的肩上。他們抓着拳頭讀着，張大了眼睛讀着，紅着臉讀着。每個角落裏的人都給號外跟壁報吸引了去；連些花花公子也忘了上電影院喝咖啡了。

大大小小的標題一字一字地跳了起來。

瀋陽完全被日軍……

駐軍奉命

無抵抗退却……

我國民衆被殺無算……

某要人家金條一萬二千萬被……

慘無天日之大屠殺……

大家都談着這些事；各種的人發表了各種的意見。

『爲什麼不打，要無抵抗退了？』

『這回不比從前，這回簡直是……』

『大家齊一齊心，還會怕日本鬼子？我們人有四萬萬，他們只有……只有……他們人比我們少得多。十個打一個還怕打不過他？』

『操娘的，我們一個吐口唾沫也要淹死他們那些矮鬼。』

『中國這回非亡不可了！』

『世界上的事真是愈來愈不對了，這是劫數，你看從前有沒有這樣的事！究竟是現在人心太壞。』

『大家到日本去，把他們一個一個的開刀！』

他們是憤怒的。可是他們除了憤怒沒辦法。

『還有什麼說的，現在中國人太不爭氣。要是如今出一個岳爺爺，出一個趙子龍，再不然就出個武松吧，那還怕什麼鬼子！』

別人聽聽嘆口氣。有人記起在小學裏讀過歷史教科書，彷彿中國古時候有個叫成吉思的，領了大兵殺到外國，打下了大半個天下，嚇，操他娘多有勁兒！中國也出過風頭。

愛看小說的朋友把手一揮，大聲地說中國國難當前，那些隱在峨嵋山或者西嶽華山或者天目山的劍俠應當出來報國。

『劍仙劍俠都應當出來救國，使點本領給鬼子看看；憑你什麼綠氣砲，哼，紅氣砲也不行。幾千里他也能吐劍；一道白光，人頭落地！』

於是張大了眼瞧瞧面前的人；說不定這裏面有個把劍仙。他埋怨那些個劍仙幹麼要默在山裏——不知道湯山跟清涼山上可有沒有。

『不說別的，就是長毛裏的那些人材出幾個也好。』

『這回恐怕會要正式宣戰哩。』

過了什麼一星期，沒宣戰。他們都談得有點疲倦起來。可是還興奮着。他們現在還能過點安穩日子，可是中國一亡就得完了。他們是真正愛國的；鬼子侵略來了，得去打。叫誰去打——可是叫他們自己去打？不。我現在介紹讀者諸君到夫子廟奇芳開茶店裏聽陶七先生的非正式演講：

『國是大家的；大家應當愛。現在中國給洋鬼子鬧到這般地步，我們中國非同他打一打不可。但是我們是不能夠打的，我們這種人當然不會打仗，其實也用不着大家

去打仗。……可恨他們竟無抵抗。這是劫數。現在好了，我們的劫數盡了；昨天李紫東扶乩，請來了呂祖。我們大家問國事如何。呂祖寫：「華夏劫數已盡，玉帝已命岳鄂王轉生人世，掃蕩倭寇。」又問轉生在什麼人家。說「天機不可盡洩」。 李紫東說前夜他做了個夢，夢見東南角上紅光冲天……」

「不知道到底生在哪一家，嘍？」

「總是積善人家。」

大家都安了心，晚上夢見一個文武全材的老生跟些插野鷄毛的花臉打仗，把花臉們的腦袋像切乾絲似的切着。第二天彼此談了各人的夢境，就笑嘻嘻地瞧着學生們貼標語，演講，喊口號。

「這些學生熱是不可謂不熱心，但是有什麼用。閑翁你說是不是。」

「真的中國靠學生還靠得好？」

「中國要靠老成些的人，譬如像……」

彼此就會心地點點腦袋。只有老成的人知道天機。中國要靠老成的；這些小夥子
哪行！

可是小夥子們不那麼想。我又得請讀者諸君去聽一聽演講；那是一個中學校的會
場裏。

『我們學生是國民的先鋒。我們學生應當去喚醒民衆；現在中國的民氣比以前
壯，是學生運動的收成。……我們要出發演講，要民衆起來救國。我們要編個義勇
軍。我們要向政府請願，請政府對日宣戰。……誰反對的就是亡國奴！……』

誰也不願做亡國奴；通過了。

他們要加緊軍事訓練，要領槍。校裏教軍事訓練的教員不行，貼標語打倒他——
他是亡國奴。

教務長不贊成罷課救國，打倒他——他是亡國奴。教務長在五卅運動那年也罵過
別人是亡國奴，現在不知怎麼一來給別人罵做亡國奴了；他張大了眼，想老半天想不

通。

亡國奴三個字老掛在他們嘴裏，拿來代替『他媽的』，『忘八蛋』，上海的『豬潑』，北方的『混蛋』等等。他們還規定哪些是亡國奴。計開：

臂上不吊一塊黑紗布的是亡國奴。

胸部不挺出的是亡國奴。

吃飯搶菜吃的是亡國奴。

不出發演講，不加入義勇軍的是亡國奴。

看電影聽戲的是亡國奴。

教員戀愛學生的是亡國奴。

不加入請願的是亡國奴。

『我們學生要把救國的担子負起來，請求政府出兵。我們不要忘了我們是什麼人！發了財的人只想發財，把國家丟在腦後。昏庸老朽的傢伙當然沒有用。下流社會

的人無知無識，負不起這重擔子。只能靠我們！我們應當去請政府出兵。我們應當去喚起民衆；我們領導他們。」

他們到國民政府請了願。接着第二次又去請了願。接着第三次。

他們到各處演講，對下流社會的人宣傳救國。

「華家駒，他們居然也知道國事，」講完上了路，有個揩着汗的說。

「不過沒有知識總不行。而且他們把錢看得比國家要緊；太窮的人總只是想錢。」

太有錢的人也只想着錢。……」

那個歎了口氣：

「太有錢的，太沒錢的，都不行。」

讀者諸君，請再勞勞駕，在這里多站一會兒，聽聽這些剛聽過演講的『沒有知識』的人的話罷。

『我只想抓到一支槍，硬幹！』

『我們不幹真活不了；瀋陽死了的不還是老百姓？有錢的早去了，把銀子在外國銀行一存，仍舊過好日子。』

『我不懂：日本打了中國的天下，日本人個個就都發洋財了麼？假如我們是日本人的話，他媽的譬如打下了東三省，我們是不是馬上就發了財？』

『根生說日本的老百姓反對他們自己政府打中國哩。』

『我們不管三七二十一，見着壞蛋就得打。好人都是朋友。』

『抓到一支槍幹他媽一幹！空口說白話怎麼也不行。你想這些個學生會不會穿了西裝去衝鋒……』

學生們沒衝鋒，義勇軍是差不多全體都加入的。過了什麼三五天，肩膀有點發疼，上操的慢慢少了下去。請願也有點疲倦。演講覺得沒勁兒。有幾個就溜出了隊伍，到什麼大戲院去看風騷明星死枉生扮演一個寡婦的什麼片子去了。他們怕給同學們知道了第二天得被叫做亡國奴；可是馬上就放了心；他們瞧見前一排有七個同學，

後一排有九個同學，旁邊一排有三個同學，前三排裏站出個足球大王向他們打招呼，後面第四排裏伸過手來遞幾支煙給他們——『噢，九頭鳥也來了！』

『死枉生嗓子不壞，對不對？』

『可惜太老。論臉子不如冠癩拉飽。』

『不過我覺得「那麼癩」還不算爛……爛……爛什麼的。』

正在這時候，來了一個消息：上海的日本工廠裏的工人全體罷工。

那些『沒有知識』的人們得了這消息，都跳了起來，叫了起來。他們像孩子說話似地老反復同樣的話。他們幾乎要彼此擁抱着狂笑。每張黃黑的臉子上充着血色。

『好啊，操娘的！這是第一步。還有哩！一步步的來……跟他娘的日本壞蛋幹一下，拚一下！』

『他們一定很苦；沒工錢拿了。』

『對，我們以後每天少吃一碗飯，省下點錢，湊起來寄去。……松源你一頓吃四

碗，少一碗行不行？」

『忘八蛋不行！老子怎麼也會苦下去；要苦大家苦。』
『對，就從今天起。』

下午，太陽有點勁兒。街道上開口的人。

「老木，你聽見麼？」

「什麼？」

「哪，」指指一家豬肉店。

豬肉店裏的胖屠戶正拿把大刀子拉在一條五花肉上，嘴裏跟他的買主扯開天。

「哼，這回東三省的事鬧得不小。」

那買主歎口氣，眼睛瞧着豬肉。

『現在世界上的事一年不如一年。從前是……』

『不得了的不一定是中國。』

『是麼？這世界真糟透了。喂，切得客氣一點，老買主。』

『不會錯了你先生的。這回怕還會引起世界大戰。』

『世界大戰！』那買主嚇了一跳。

不但這位買主嚇了一跳，連那位老木先生也吃驚。

『任之，』老木說，『我們貴國人可進步多了。』

他們笑一笑往前走。

他們倆都是小夥子。那位老木有雙很闊的肩，突出的胸部。不知是因爲壯，還是因爲什麼，老木走起路來老是左右搖擺，從前他在中學的時候給叫做自鳴鐘。

『任之你說陶爺在不在家？』

『或許……不過……我想我們總不會碰得那麼巧；總有個把人留在家裏吧。』

任之是小個子；又矮又瘦。他不怕街上擠；來不得他可以隨便從別人腋下溜就溜開去。皮包骨頭的臉上帶着精明的樣子。他姓王。五年前他對中國的一種國學發生了興味；所謂書法。拚命地看了許多時碑帖，天天臨摹十七帖，拿那些草字寫信給朋友，可是朋友都罵他：再那麼下去，文字要失了效用，因為這些個鬼畫符誰也認不識。他羨慕王羲之之家裏出那麼多書家，而且好幾代子孫都把名字上嵌個『之』，他便宜地姓了王，就改了名字叫王任之。現在他對自己這名字感到慚愧起來，想改，可是朋友們早叫上了嘴。他於是歎曰：

『我那時是高爾礎心理。』

去年他想把中國書法的變遷用科學來說明。

『究竟是不是有用的，你看——把書法來解釋一下？不過我的參考書太少。』

『不過這工作太困難；這玩意兒是上層的上層，』他的朋友說。

現在他似乎沒工夫去理會這些事了。

『世界大戰也許真會被引起來也說不定，』他說。

『一打起來帝國主義者自己沒什麼好處的。』

『但是牠們到了沒有辦法的時候就只好打。像那賭錢一樣，錢快完了他只好拼一拼命，賭孤注，賭……』

王任之的方言是一半國語；有幾個字咬着徽州音，有幾個字咬着南昌音。說到『命』『病』這些字他感到怪費勁的。可是他想克服牠，就重複着這一句：

『牠只好拼一拼命。牠非拼命不可。這是個整個的病……病……』

老木吸足一肺的氣，慢慢地吐出來。

『他媽的頂好打！打起來……乖乖！』

他們都有點熱。老木掏出手絹揩汗。街人很擁擠，老木跟任之給一輛車衝開了。

任之前面又來個挑擔子的。老木不見了任之，他怕任之給擠住給撞倒，他便四面瞧着我。可是任之在稍遠的前面喊他。

『老木，我在這裏！』

『怎麼，你反而到了前面？』

『所以個子小有時候也有好處的。』

沉默了一會。

老木用肘觸任之一下：

『王姑娘來了。』

『我看見的。』

所謂王姑娘者是王任之的妹。不記是哪年的報上說劉半農博士禁止學生叫『蜜司』，只許叫『姑娘』，朋友們就叫她王姑娘。

王姑娘對面走來。她比她哥哥稍高一點。眼珠帶黃色，鼻子有點高，上面淌着汗。

『王姑娘，』老木叫。

她聽了這稱呼就格格地笑了起來。

『找我麼？』任之問。

接着他們用他們的家鄉話談着，一直到他們分手。

『老木你懂不懂徽州話？』

『一個字不懂。』

『她真糟糕，跑了半天冤枉路。今天她跟着她那些同學去愛國，不去愛國是不行的。愛過了國她回到學校，又到我那里去找我，跑了這許多路。其實我昨天下午告訴她今天我去找陶爺的。』

『爲什麼不同去找陶爺？』

『她還有點事。』

他們倆一轉灣，任之給車子擠住了。老木正向四面張望着，任之早從什麼地方攔了出來，沒那回事地說：

『什麼學校都在愛國，愛得要命。每逢有什麼事件一來，讀書人總得給喚起點『罰

「西死的」底的熱情。」——「底的」兩字特別念得重。

「你們那里也要愛國吧？」

「愛呀。昨天你們沒找着我，我就是去愛國去了，愛了一整天，一直愛到下關。」

……呢，那批所謂下流人把這件事看得很明白的，比大學教授明白得多。」

住了會嘴任之又說：

「昨天我在下關愛國，對那些下流……你說陶爺在不在家？……要碰壁那真要

命。陶爺！」

陶爺不在家。

老木把鎖着的門下下來。

「管他媽的先坐一坐。」

陶爺的房像普通讀書人的房間一樣。兩書架的書，內中有許多吐膈孽夫的小說，英譯本的，主人打算出賣。陶爺從前信得過吐膈孽夫，可是現在他常說與其看這位俄

國鬼子的作品，不如看火燒紅蓮寺電影。

兩張小鐵床上堆滿了髒襪子，破短袴。牆上掛着兩幅士敏士裏的木刻圖。全房間只有一張桃木書桌，還值幾個子兒，這是從一個要回廣東的朋友那里帶搶帶買地弄來的。你要是跑進這房間，你得對這張書桌起種異樣的感覺；這跟別的什物比來太不相稱。跟這間屋也不相稱。桌上亂堆些書跟紙張。

老木翻着抽屜。

『抽屜裏面倒整整齊齊的。』

『他那部東西翻譯了多少，你翻着他的稿子沒有。』

『沒看見。』

任之在書架上抽下一本書瞧着。

『要是他們老不來怎麼辦？』

『乖乖，你看他們的舞台多講究！』老木翻着一冊關於戲劇的書。『哪，怒吼龍中

國，那佈景真講究，乖乖。」

『在中國怕談不到這樣的舞台裝置。』

那個帶着那本書躺到了床上。

『他媽的總要上演一次才好。』

外面脚步響。任之趕快站起來向窗外瞧，可是窗有點嫌高。他跑出門外瞧了一眼，又失望地回到椅上看書。

他無聊地想着陶爺到什麼地方去了，是不是跟漢魯一塊出去的。又想到得催他妹妹把那本書快點看完。過不一會他忽然感到點所謂惆悵之類；在此地的好朋友都打算往上海走，不過行期還沒定。

『都要走了，』任之在肚子裏對自己說。

『老木。』

老木扔了書，癩一癩嘴。老木的嘴長得很俏。朋友們都認老木是個美男人，不過

也有人說他的嘴不大那個，有點像……不比比方了罷，乾脆一句話，就是他嘴脣似乎太薄。

『有時候我好像很……很……』任之吞吐着。

任之想把心裏的蹩扭說出來，可是又有點不好意思似的。

『有時候怎麼？』

『我是想問你預備什麼時候動身。』

『我是越快越好。漢魯同陶爺好像還有點什麼鳥事情。這里我真厭得厭死了；生活越來越不對勁。』

『我也想……』任之稍爲有點興奮。『你們最好把我留意留意，有什麼騙得到飯吃的地方……』

老木眼瞧着天花板答應了『唔』。他覺得這位王義之的本家準是個有用的脚色。可是似乎太矮。可是這有鳥關係。

任之站了起來，好像懂得了老木的念頭，給他瞧瞧高矮似的。

『不過將來無論有不有飯吃我總是要去的。』

外面一陣脚步響一直響到房門口；這是個二十來歲的女子。她一瞧見鎖着的房門連門板都下了下來，她大吃了一驚。她奔到房門口一看，透出一口氣。

『唷，』她說。『本領不小；連門板都下了下來。媽的巴子，我還當出了什麼鬼』
她也是小個子，比王任之還矮還小，可不比任之之瘦。臉子也小，不過眼睛鼻子嘴都配得適當。有些朋友說她美。在外表上她還有個特點，她——可是描寫一個人物不必這麼嚕噓的，這個所謂特點不說也沒有什麼關係，我的意思不過想告訴你她肩膀有點歪而已。

『哪里去了？』任之。

『辦所謂公呀。』

『怎麼才回來？』

『不過五點鐘罷。陶爺還沒回？』

老木插嘴：

『哪里有你陶爺的影子。』

『他說去拿錢的，媽的巴子，拿錢那麼麻煩。』

她脫下她的皮鞋，換上從廣東店買來的木屐，嘩啦嘩啦走到床邊坐下。那雙皮鞋丁字形地跌在椅子下，一臉風塵僕僕的樣子；牠們從出了皮鞋店以後沒上過鞋油。

『怎樣，老木，』她說，『你是不是可以說走就走？』

『當然。只等你們。』

『媽的巴子拿錢真不痛快。陶爺跑了好幾次了。』

她哼了句『他媽的』躺了下去。……真疏忽得很，我還沒給讀者諸君介紹：哪，這位是漢魯女士，陶爺的太太，一個機關裏的小職員。她從前不叫漢魯，叫個非常女性的名字，不過那名字她始終沒對朋友們提起過，大概總是一些玉傍或者女傍或者草頭的

字吧。漢魯這名字是她閉着眼翻兩次字典翻來的，雖然也稍爲經過一下子選擇。

『任之，昨天上午惠先在這兒大發議論，』她搔着腳。

『哦？』

『她說得很正確。我逗着她說的；我想聽聽她關於東三省事件的意見。她非常正確，正確得陶爺都嚇了一跳。這孩子進步真快。』

任之笑了起來：

『她大概很吃力氣地蹙着一口國語吧。』

『聽慣了也沒什麼。……東三省的事你跟她談的很多吧？』

『是的。不過……但是……不過她自己的意見當然是有的。』

停了停又：

『她現在在拼命地趕，她生怕趕不上。』

老木坐了起來，他說他覺得她只看書是不行的，該向書本子以外去發展發展。

漢魯抱怨地說：

『我也這麼想，這任之無論如何要負責的。任之大概是想要飛躍，拼命督促她去
看書，叫她去理解一時理解不來的事；我覺得這不大妥當。我還覺得……我總以為……』

老木伸個懶腰。

『我也這樣批評任之過的。你自己也知道：生活比書本子來得強。』

任之微笑地瞧着那兩張責備他的臉。

『也許是我在叫她趕，不過這是我沒意識到的。』

漢魯想到有大篇話要對任之說，她從床上跳了起來。可是她把說的話沒整理，一下子不容易說出來。

『她有點……有點……』她說。『她好像不大敢發表她自己，不大發表她自己的
意見。這大概總是因為……因為……或者是……』

四隻眼釘着她。她笑：

「媽的巴子說不出了。……媽的巴子，蚊子真多！」

「你是不是以為她還脫不了封建裏的女子的型。」

「不是！」她脫下襪子搔着。「我以為她趕得太快，使她不能……使她不夠……

使她來不及接受了。從一個世界飛躍到另一個世界裏，往往要茫然起來的。」

老木癩一癩嘴，兩手撐在床沿，上身向前突出着。他說漢魯的話很對。

「這話很對。但是這話只對思想是適用的，對於思想……我意思是說，在思想上飛躍會使她來不及接受，使她茫然。但是假如……譬如……要是她有了生活，她不會來不及接受，或者會所謂茫然。」

那兩位把這話想了一會，沒說什麼。任之可真有點所謂茫然；他拚命要把妹妹趕上去，他覺得他現在這方法沒弄錯，可是怎麼，這不對勁麼？

可是漢魯跟老木的話是對的。那末該怎麼辦？他還嫌他妹妹走不快。

任之對自己懷疑起來：他想這麼告訴他的朋友，可是沒開口。他妹妹的擔子全在

『肩上。妹妹是張白紙，要畫什麼就什麼。現在任之在畫，朋友們也在幫着畫。要畫了怎麼辦？——說不定已經畫錯了。』

『我感到我的力量不夠，』任之說。

忽然一下子任之克服不了老覺得妹妹可憐似的心情。

老木問：

『螺釘有信給她沒？』

『截至現在爲止，還沒有。』

『漢魯咕嚕了句『媽的巴子。』』

任之是對每位朋友都原諒着的，他說：

『也許他很忙。』

『總不會寫信的時間也沒有。他給我們的明信片上不是說馬上就寫信給惠先的麼？』

『要是螺釘跟她通信，』任之樂觀地說，『說不定會給她一點力量。』

『媽的巴子，力量，根本就不寫信！』

『當然他會寫的。』

任之不相信螺螄釘不會寫信。螺螄釘臨到要去上海的時候，任之再三託螺螄釘跟王姑娘通信，叫她多知道一點事情。螺螄釘當然答應。可是螺螄釘考慮到說話的態度，他說一個不留神也許會帶着教訓口吻的。

『那不妨事，』任之說。

『我當然盡我的力量。』

可是截至現在為止，信還沒來。不過當然會來的吧。

跟漢魯老木分了手，任之跑到王姑娘學校裏去。他打算問她螺螄釘可有信，可是覺得問得太殷勤不大好；也許給別人疑他打了什麼主意，要成全一點什麼事哩。……

『奇怪，我爲什麼那樣想？』他責備自己。不過那信不信的事還沒提起。

插說：

『哼，明天又要去愛國。』

『我還想約你到陶爺家裏去哩。』

『我愛過了國就來。』

終於任之撐不住那口氣，問了出來：

『螺螄釘的信……？』

『沒有信。』

惠先那滿不在乎的勁兒使任之慚愧了三十秒鐘。

第二天，王惠先姑娘跟了同學們去愛國。

『不去的是亡國奴！』

天氣有點熱，可是太陽並不厲害；給雲遮得不透風。

『王惠先跟上隊伍呀。』

一個人手裏一根竹竿，上面黏一方紙，寫着許多字：

『請政府對日宣戰。』

『殺盡倭奴。』

『殺到東京去。』

『請國聯主持公道。』

『國家興亡，匹夫有責。』

王惠先姑娘繃着雙眉，鼻尖淌着汗。她想：

『這麼着有什麼用？』

可是她不能不參加；她們的老師也愛起國來，不去的學生得給扣分數。

綽號叫老太婆的用個小嗓子領導叫口號：

『請政府即日出兵。』

大家也叫：

『請政府即日出兵！』

有一個沒聽明白領導的口號，她憑着自己的意思猜着叫：

『打倒日本！』

『不是的：她是「請政府即日出兵。」』

『還請政府即日出兵哩，我連早飯都沒有吃。』

『我也餓了。』

『我曉得，你昨天跟歸……』

『別瞎說！』

『哈哈。』

『哈哈。』

哈上看熱鬧的瞧見愛着國的姑娘們在笑，他們也笑了起來。

『那個二道毛倒不錯。』

『哪個？』

『那個頂瘦的。』

「哪里。還是那胖的好。」

「胖的像豬一樣。」

「瘦的像……瘦的像……」比方打不出。「總而言之胖的好！」忿忿地說。

「瘦的好！」

「胖的好！」

「媽的你放屁！」

「操娘的你才放屁哩！」

兩個打算要衝突的時候，瘦的胖的可都走了過去。她們又在叫口號。

「收復東三省！」

「剛才兩個人真是亡國奴。」

「哪兩個？」

「哪，就是嗷哩咕嚕說半天流氓話的。」

『唔，那兩個。要中國人全這樣，早亡國了。真是不錯；亡國奴。』

王惠先瞧了她倆一眼，微笑着。那位胖的偷看一下瘦的低一低腦袋。她埋怨天氣太熱；熱了就淌汗，汗一滴，就在臉上的檀香粉堆裏開了運河。

『王惠先你笑什麼？』

『沒什麼。』

『你熱不熱？』

『熱呀，』她不耐煩地。

她時時偷瞧她那些同伴一眼，一等別人瞧到她，就趕緊把眼睛移開了；她怕別人知道她在暗笑她們。她怎麼也跟同伴們合不來，可是說不上爲什麼。以前她會羨慕過這些女子，覺得自己趕不上她們；她們會愛國——她們以前愛過許多次數國，多半在

她們會唱外國歌，會穿高底鞋。現在她自己可以算是趕上了她們，她自己也會穿高底鞋也可以穿，不過她沒去穿。可是她又不滿足了。她莫明其妙地覺

人。

她脫不了鄉下氣。男學生許多離開了自己的隊伍，釘到女生一面裝個好看臉孔，一面故意叫人知道她們在竊笑王惠先。跑來叫那些脫了隊伍的同學，用種熱心又精細的姿勢說着：『散了。要是給外國人見了，豈不笑話。愛國最要緊的是秩

便圓便。』

『不是這樣說的，我們是……』

『啊呀得了，你不見得就這樣熱心。你不過也是借故跑來的。』

紅領結醜了女生們一眼，咕嚕着：

『哼，還什麼愛國！』

王惠先忍不住迸出格格的笑。

同伴裏面胖的都瞧她一眼，似乎怪她愛着愛着國爲什麼笑起來。如果這裏用得着心理描寫，那作者可以告訴你們：她們在「丹田」裏是格格地笑着的，她們的意思彷彿只是怪惠先不懂得禮貌。

走到半壁街的時候看見牆上貼滿了尺把長的標語，紅綠相間，像是手工教員支配的。那幾百條標語都是同樣的語句，遠遠地瞧不清，彷彿是什麼：

「請政府撤換生匹延。」

隊伍就沿着這些生匹延的名字一直到公共體育場。

「人真不少。」

「還不開會，真要命！」

「我餓得要命。」

「再等一等我就要……」

「大概要開會了吧。你看台上。……」

台上有些穿西裝的跟童子軍忙着。台下閃閃的談話聲。有時東一聲西一聲，零零碎碎地喊着口號。

王惠先掏出已經濕透了的手絹來揩汗。她覺得自己在做夢。腿子倦得發軟，她希望像往日做夢似的，腿子怎麼一曲，摔一交，就可以醒來了。她一面對自己念着一句話：

『我這態度對不對？』

忽然台上有個人拿個號筒在起勁地叫，可是什麼聽不見，像啞片電影似的。

台下轟出一聲叫：

『殺盡倭奴！』

台上的紅着臉，打着手勢叫別人靜下來，可是聲音聽來像蚊子叫了。

『靜！靜！……同胞，現在我們……再看……請靜下來！……』

「給東北的同胞報仇！」

「喂，喂，同胞，請靜！……我們開會……提議……」

接着台上又來了個大漢，把號筒搶過來兜住自己的嘴：

「愛國要有秩序。……現在開會。……不許叫；再叫的是亡國奴。……」

「打倒亡國奴！」

「所以……所以……所以愛國要有秩序。所以……所以不許再叫了。……」

大漢楞了什麼一兩秒鐘，覺得沒什麼說的了，就又把號筒遞給先前說話的那個。

「……第一個，請政府馬上出兵……」

一面說一面用右手摩摩腦門上光油油的頭髮。

「通過！通過！」

「第二個……」

『通過！』

『通過！』

『通過！』

『殺到東京去！……』

『血洗橫……橫……橫什麼呀，他們有個？』

『橫幫。』

『哪里！是橫須什麼的。』

『橫須什麼？是海軍大將。橫幫才是個大商埠。』

『得了，又不考地理！』

『打到東京也就夠了……打到東京去』

『通過！』

突然台上那個人退下了，來了個女的，穿着藍旗袍，上面繡着淺黃的兩朵大花。

台下叫好。

『好哇！』

『噢，噢，好！』

『歡迎！』

那女的開始用南京國語向大眾講演。

王惠先顛起腳來想瞧瞧這位被歡迎的女英雄，可是只看到她那燙得像蜜蜂窠似的

頭髮——襯在白紙標語前面，格外分明。

『這是誰？』

『總是個什麼教員吧。……你看，她臉上好像有塊疤。』

『我看不見。』

『熱死了。我們找個地方坐坐好不好？』

王惠先四面瞧瞧，不自覺地跟了她們跑出人堆，在人少的地方整一張傳單在草地上坐下來。王惠先不言語，靜靜地聽着同學們談天。她瞧着她們的臉子，在想着，臉上那麼一塊粉一塊汗的究竟難受不難受。

過了什麼十把分鐘，會場裏的人騷動了起來。手裏的小紙旗在叫人眼花地亂舞。

『到國民政府請願去！』

『秩序秩序！不要亂跑！』

『請政府出兵！』

王惠先想：好了，大概散會了。

幾個坐在草地上的男學生站起來，瞧着她們乾叫：

『請願去呀。同胞請願去呀。』

『不去的是亡國奴呀。』

『假使走不動的我就背她呀，』說了對同伴們伸一伸舌頭。

『哈哈哈哈哈，嚇嚇，嘻嘻！』

胖的把嘴一抿，咕嚕了句『流氓！』接着爬起身子，像個領袖似的說：

『請願去總要去的。』

她們校裏的糾察隊來了：

『喂，去呀，去呀。』

於是她們趕上自己的隊伍，拖着步子跑出會場，直到下午一兩點鐘才散去。王惠先臉晒得發紫，疲倦地沿着小鐵路望陶爺家裏走。她耳朵裏老噙着尖脆的話聲和嘻嘻哈哈的笑。

她想：

『真無聊！』

她看過些書，又聽見她哥哥和朋友們的議論，比以前要懂得許多東西。可是像現

在這邊當着一個問題叫她解答，可就麻煩了；譬如她自己說過的這句話，『真無聊』，爲什麼無聊，怎樣才會不無聊，她可說不出。不過有個觀念固執地釘在她腦裏：今天這般人不會成功什麼事的，尤其是她自己的同學們。

想得有點麻煩，她就數着她的步子；踏着枕木走。枕木腐爛得像軟木。有時走着走着突然前面少了一塊枕木，她一脚踏個空，不覺嚇一跳。走過去好幾步，她還回回頭不放心地瞧瞧那缺處，隱隱地感到少做了一件事。

莫明其妙地覺得不安；不知道是因爲剛才少了一塊枕木，還是因先前想到的一些事解答不出。她雖然從家鄉裏跑到這大點的世界來，可是這世界跟她不大調和。

她加快了步子，抱着病人要跑到醫院去的那種心情。

陶爺家裏坐着王任之。

漢魯脫了襪子躺在床上，瞧着陶爺發議論。陶爺穿件舊外衣，領結歪着。一嘴的鬍子；並不是他打算蓄鬚，不過沒剃而已。一開口就把橫的聲的綉紋打在額上，用個

食指打手勢，吐出他的南昌國語。

『操得！王姑娘來了——姑娘！』陶爺笑得眼睛成了一線！他老把王姑娘當小孩子看。『愛過國了麼，操得？』

陶爺說『操得』兩個字無論放在什麼語氣都是有用的，有時候還可以當作問話，其功效等於英文裏的“*well*”。

王姑娘一腦袋的汗，順手拖一本書扇着。

『從上午就發起，一直到……』

『飯呢？』漢魯打斷她。

『沒有吃呀。』

『吃麵好不好？』

『隨便。』

『大便還是小便？』漢魯套上木屐出去叫麵。

「操得，你別把我這本書扇壞了，」陶爺搶下她手裏的書，一面從書架上抽一本英譯的煙給她。「拿這個扇！看你這頭汗！脫一件衣呀。」

「這樣可以。」

她其實有脫去一件衣的必要，可是覺得這不大好。陶爺那種對小孩子似的勁兒叫她不知要怎樣才好。她愛笑不愛地瞧着陶爺，手裏把本煙笨重地扇着。

王任之想：她應不應該更隨便一點呢？他什麼也不說。

「扇重一點不要緊，扇壞了不要你賠，」陶爺很嚴重似地。「吐膈孽夫的東西不值一個銅板。操得，吐膈孽夫連不會寫文章。他只會那一套：「親愛的讀者呀，對不起，請回到幾十年以前去罷，」或者「回到幾百年以前去罷」。描寫一個人物總要從他十八代祖宗寫起。而且……而且……一段描寫把牠事實起來……操得，我說錯了。」

「王姑娘你喜不喜歡看他的東西？」

「我不知道。」

王任之張着嘴瞧他妹妹：

『新時代你看過的呀。』

『我也還歡喜。』

『爲什麼？』陶爺幾乎跳起來。

她笑笑，不言語。

『操得，你老不發表自己的意見。』

『這不大好吧，』王任之對着陶爺。

『我自己也曉得這不大好。但是我總想不出話來說。』

別人說話她是聽着的。有時候她也有點意見，不過要把這個意見發出聲音來可就

麻煩了。

『操得，你在學校算不算活動的？』

她搖頭。

陶爺搔着腳杆，臉上裝着副苦不像苦，樂不像樂的表情，像三天不大便，一下子吃了瀉藥順剎地瀉着時的臉嘴。他又問：

『譬如這回的愛國，你常發言沒有？』

『我不發言。』

『操得？』——這是『爲什麼』的意思。

『我覺得這樣愛不好的。一些同學都是……』

她沒說下去，笑起來。她身上的汗不像先那麼厲害，衣上的汗冷了下去，彷彿有浸在冷水裏面那麼舒服。

『你以爲要怎樣才弄得好，操得？』

『我說不出。』

意見倒是有點兒，可是說不出。她知道世界漸漸地向好的走，不過那好世界只是個輪廓。她覺得一切總應該順那條路走，那條路是走向好世界去的，不然這一切的事

會全碰壁。要把這些意思變成話，她可不會。

她站了起來。一些事忽然使她有點焦急，鼻子上又沁出了汗。同時她記起了她肚子裏是空着的。

晚上他們兄妹倆走了之後，漢魯又跟陶爺說了任之不該把惠先趕得太急。

陶爺把縐紋全畫到額上。

『任之自己就是飛躍的人，』陶爺說，『他以為他自己的飛躍成了功，他就把方法用到惠先身上。惠先現在顯然有點茫然了；她先是不滿意她的家鄉，現在一跑到都市，都市的一切又叫她不同意。要是別人早穿起絲襪來了，但是她不這樣，對於她應該用個好好的方法。這孩子很不錯。要是螺螄釘同她通信，也許可以給他點力量的。』

『媽的巴子，可是螺螄釘到現在還沒信給她。』

王惠先究竟怎麼個來歷，似乎非補說一下不可。作者只好權且偷一句陶爺所瞧不起的吐膈摩夫的話了：親愛的讀者呀，對不起，請回到幾年以前去罷。

額外的敘述

作者設法跟王任之做了朋友之後，王任之告訴了作者他們兄妹倆的事。作者把這些事儘可能地敘述得簡單罷。

『從哪里說起呢？』王任之搔搔頭皮。『是不是一定要從祖父或者父親說起？』陶爺說過：吐鵬尊夫寫人物是從別人十三代祖宗寫起的，這位作者想起了便說：

『我覺得這麼着好點兒。』

王任之想了一會，舐一舐嘴唇。

『我的祖父……』

可是他怎麼明白。

「就從父親說起罷，行不行？」

「也行吧。」

「我家裏在祖父手裏算是自足農。到父親這代……」

他停了一停，把左手搭到靠背後面去。

「我父親闢了家小小的油店，可是不久就關門大吉。父親是有點荒唐的，現在他那麼老，在我們家鄉還有他一打愛人。家裏還剩下幾畝田，我兩個哥哥都打赤腳在田裏做活。我小時候讀聖賢之書，惠先也搭着讀女兒經。讀呀讀的——這是你的句子，讀呀讀的我父親把我送到南昌一家布店裏學徒。老闆是個親戚。惠先在家裏聽母親的教訓：教她怎麼掃地，怎麼煎魚，鞋底怎樣打才會牢。其次是，女孩子長大了應當學會怕羞，將來出嫁之後就得伺候她的當家的，還得孝順當家的娘老子。我母親是個多病的女人。……」

任之瞧見窗子上有隻飛蛾，他想趕掉牠。他想拿張報紙摺成長方形當作武器，小心地溜到窗子邊。瞄準着使勁一打，沒打着；他的體高加右臂的長度，再加上武器的尺寸，也還是不夠長。

『真要命，牠站得這麼高！』咕嚕着。

飛蛾飛開了。任之張着眼釘着牠瞧。

作者接過他手裏的報紙，把飛蛾拍落了地，搓搓手。

『你可以放心了。可是我還不放心的；你學徒學得怎樣了。』

任之坐下喘口氣，接着說他的學徒生活。他那時候感到痛苦。他非常想讀書。他去買了一冊英文課本，每晚偷偷地跑到青年會去補習。

他有個留着幾個錢的堂姑丈，知道他想讀書，就表示了可以幫點忙的意思。

『這是好孩子，』他說。『如今這世界，那青年子弟沒有一個想讀書的，都在外面瞎鬧。這孩子居然有志上進。好的，我幫你的忙。讀書總是好事。不過讀書要得其

道，什麼白話文還是不讀的好。」

『我想進學堂，先打點底子。』

『不過……』

姑丈記得康長素先生彷彿也提倡過學堂，自己就沒什麼有力的理由可以反對了。

可是店老闆當然反對他讀書：耽誤他的櫃台工作，這是一；二，可以說老闆對這些事有點嫉妬——怎麼，當學徒的想讀書做官！

任之背着人用功。關了店門，他還得躲到角落裏做賊似地咕嚕着書本子。他並不是想什麼像老闆所說的讀了書好做官，這他沒意識到。他只是認爲這麼生活下去，不是個勁兒；沒有出路。他想爬。他知道歷來爬上了的人都是拿讀書做梯子的。每夜偷着抱書本子的時候，他感到有趣味，又有點興奮。他知道漢朝有個朱——朱什麼呀？彷彿是那個唱馬前潑水的那姓朱的。還有個王冕，儒林外史裏說得很明白。夥友們也許在笑他；讓他們笑罷。

到第二年夏天他攷進了中學；五成硬攷，五成靠姑丈向學校當局打關子。學費姑丈出。

他把一切事都寫信告訴他妹妹，信上面寫了許多從十七帖學來的草書。另外寄了一本婦女雜誌。

王惠先姑娘現在雖然成了大人，可也給那封信嚇毀了，那些蛀蟲咬了似的字，少說說有六成認不得。還有是，三哥憑空改了名字叫什麼王任之。她笑起來，把這古怪的名字念了不止五遍。

『王任之。王，任，之。王……』

這名字多不順口，叫都叫不響的。

此外是那本婦女雜誌。這比女兒經，比東周列國志都好。這是一冊用紅樓夢那樣的句子寫的書，（她原來偷看了紅樓夢的！）不過讀起來還是有點生硬。

可是她像孩子第一次看西洋鏡似地快活。

『媽，三哥信寫得真好。』

『媽，三哥改了名字。』

『媽，三哥寄了本書給我，你看看上面的圖畫罷。』

以後他三哥隨時寄了些五花八門的雜誌來。三哥的信用了白話，還使上標點，一套完全的。三哥叫她寫白話信。三哥隨時報告他北伐軍克復了哪里哪里。三哥叫她看了那些書之後寫點意見給他。三哥有時還寄點革命黨的小書給她。三哥還……多着哩，一時寫不完。總而言之一切都是三哥，那叫做什麼王任之的。

從這時候起她知道她是個什麼：她是個『人』。

家鄉使她討厭起來；那些書本子上所攻擊的正是這種生活。她希望她能夠出去見世面，就譬如說，到南昌那種地方去罷。可是她始終沒把這意思對誰說過，就是在叫任之的三哥面前也沒提起小半個字。她的厭惡她的家鄉只是種感覺。

她有點恨父親。她可憐母親。家鄉的一切人和事物叫她反感。每天她看些任之

寄來的陳報，可是並不怎麼引起興味，隆然報紙上用大字登着北伐軍打到了北京的消息。她全部的梦想只是，她如是個男子，她也得像她三哥似地到外面去跑碼頭了。

在她十七歲那年她父親給她訂了婚，一個油行的小開，據說有錢，人也過得去。她更恨她的家鄉。她發了怒。

『我無論如何是不依的，我……』

母親不敢對父親說。母親只半夜裏溜到女兒房裏去，壓着嗓問她爲什麼。

『這自然是不行，我自己連一點都不曉得，你們就……』

『人是很好的呀。』

『我怎麼曉得好不好。』

『那天揀個日子看一看；你自己看他一看……』

『看一看就曉得了麼？』

『那麼怎麼辦呢。……你爹人是荒唐，在這些事他却不敢荒唐。你放心，他自然

有道理的。你要是看看人我們可以……」

「不，不，我也不要看。我不依。」

母親歎了口氣。她往日慣得這孩子放肆了；她有她的脾氣。這孩子在兄弟裏愛佔別人便宜，娘老子都護她，把脾氣弄得那麼壞。母親沉默了好一會，再抽第二口氣，可把淚水抽了出來。

「你什麼道理呢，你不依？」

「我……我……」

什麼了不起的大道理她是說不出的。她認為別人做錯了事，別人都虧待了她。她哭起來。

「我……我……」

婚事跟哭是兩回事。哭管哭，婚事別人還在趕着進行得，秋天她得所謂「出門」。她把這些事寫信告訴任之。任之回信沒說什麼，只是暑假他一定回來。這含意

很明顯。她興奮地想着，不知道她三哥有什麼鬼主意。她焦急地盼着暑假，她料想任之的處置這件事準是很好玩的；她把自己的事當作別人的事似的，幾乎可以說她是種好奇了。

彷彿等了什麼六十萬年，任之來了個明信片：下星期五動身。她永遠記得那天下午，一瞧見任之的轎子，她快活得腦筋都癢疼了。這麼一下子，她的生活就會突然展開的。

任之是什麼都打算好了。他告訴她，他給她打了個兩百塊錢的會。

『打會做什麼？』她問。

『是啊並且楊姑丈每年出一百五十塊給我做學費，不管我在那裏讀書。他斷定我將來會有很高的地位，想我將來報答他；他現在算是投資，所以每年那一百五十塊總是穩的，不怕拿不到。這樣不很行麼？』

『我的事並不是愁沒有錢，是……』

鐵。

『是啊，我曉得。我問你，你是不是毅然決然不依這頭親事？』他臉子嚴肅像塊

『自然。爲什麼問這句話？』

『假如你有這決心，你就只有一條路：逃走！』

『逃走?!』她心跳得差點兒沒溜出口腔來。

離開這兒，她老這着希望着的。可是逃走，有點似乎不大那個，不大……

三哥一雙眼釘着她的一雙眼。

『怎樣？』威逼地追着問。『爹是糊塗蛋。媽是軟弱的。你除開逃走沒有第二個辦法。我帶你走。』

惠先覺得三哥沒有一句話不對，這回當然不會不對。她又快活了起來。

他說：

『生活不成問題，我先就說過了。楊姑丈那裏也許可以問他要兩百塊一年。兩百

塊，苦一點可以維持兩個人的生活。此外還有兩百塊錢會錢哩。」

她想：逃走，逃走。外面多好，也許連轎夫都會寫科學與新女性那樣的文章吧。她預想逃走那天會是怎麼個勁兒。可是想不上。可是反正那天總得來到的。她感到時間這件東西有點神祕。

那天終於來到。

惠先對家人說要到姨母家裏去看她的春姊。任之對任何人宣告他明天要進城去，問他們可要他帶什麼東西。親戚朋友們於是都來託他順便給他們帶買城裏貨，他把這些定貨當着別人的面寫在日記本子上；定貨的有二十多個，他們還叫他……

對不起，這裏作者可把任之先生的敘述打斷了一下：

「他們有沒有交錢給你？」

「他們要給我錢，但是我說我先墊一下好了，東西買來之後再算錢。」

「你幹麼不拿錢，你這傻瓜？」作者驚異地問。

任之抱歉地笑：

『我覺得那樣不大好。』

『那樣似乎不道德，是不是？』

『也不是。我好像……我似乎……這大概是我受了這樣的教育之故。其實可以那個的，對不對。』

『當然。所以我聽到這裏，覺得……得啦，那不管牠罷。以後呢？』

『後來——』

後來當然逃了出來；到南京。任之轉到他們同鄉開的一個學校。他給惠先補習英文跟數學，也考進了個私立的中學。任之拚命跟她談，指定些書叫她看；他想趕着她快點跑。

惠先一到這都市，她興奮了個把月。繼而她覺得都市的一切並不比她故鄉高明，可是也帶着五成惶惑，五成反感地生活了下去。她知道這裏是沒有她的出路的。只

是由她哥哥認識了許多朋友；她認為他們一個個都很……這裏很難加上適當的形容詞——如用『好』字，嫌太籠統，用『偉大』這些字樣又似乎捧得過了火。

『後來——』

後來王任之就把這斷插話說完啦；須至敘述者。

王任之認爲惠先是可造的；他對她懷着很大的期望。可是他老覺得她進步太慢。她應當走得像他自己一樣快。她得加速地跑。現在她雖然懂了些東西，可只是糗糊地懂得。他先使她跟一般都市裏的小姐少爺生活不融洽，再使她變成更有魄力點的人。他認她難。帶她到他的朋友們的圈中去。叫在上海的朋友跟她通信，給她點教訓；以上所說的那什麼螺螄釘就是個特約通信員。

她在跑着，怪吃力地。可是她並不疲倦，只是有時候自己感到知道的東西太少，有點不安。這世界真太大，程途也太長了。她很想聽聽朋友們的話；她知道螺螄釘會

寫信她，她就像在戲院裏等開幕似地望着。

螺螄釘的信當然會來的；唔，於是真的來了。

一位陌生的黃頭髮『姑娘』到學校裏找她。

『你就是所謂王惠先麼？』那陌生人用着蘇常一帶口音的國語問。

『我是王惠先，你是……？』

『我姓許，上海來的。老……你們叫他螺螄釘，是不是？螺螄釘有幾封信。』

惠先瞧着對方的頭髮——比她自己的還黃。身子比惠先矮，比惠先壯。臉上似乎

並不因為見了生人而有點異樣的表情；她滿不在乎的樣子。

『還有幾個人，什麼陶爺，還有所謂……』

『要不要找他們？』惠先拆信。『我現在可以陪你到……』

『那好極了。』

惠先瞧着信。她很快活，她從沒接到一個朋友寫的信過。全世界上用親筆寫信給

她的只有那三哥。近來跟在鄉下的女友們雖然也通信，可是她們的信都請別人代筆的。

她感這世界大了點起來。她笑着。

信寫得不短。告訴她有一次怎麼開市民大會。告訴她上海老百姓反帝國主義的情緒。告訴她，她們的老師老龍找到了個職業：每天修修汽車，跟同伙們說說洋涇浜英文，又把洋涇浜英文註譯了老半天。最後問她日來讀些什麼書。叫她別那麼沉默，別見什麼人都不開口，應當把自己想到的什麼對朋友們說說，不管對不對。叫她別鬧開氣。

『你應當潑辣點，粗氣點，活潑點。細皮嫩肉時代已經爬進了墳墓。』

許姑娘注視着她的眼睛，直到她把信看完。

『你覺得他的話怎樣？』許姑娘微笑

『很對的。』

『聽說你很沉默。』

那個用鼻子親熱地笑一下。

五分鐘後她們出發到陶爺那裏去。

許姑娘像大人待孩子似地拉着惠先的手。

『你的手怎麼？』

『凍瘡疤。真討厭，年年到了冬天……』

那個不等她說完又扯到別的事：

『你們的所謂生活很困難，是不是？』

『唔。我同我哥哥全靠……』

『你打算將來怎樣，是不是預備這樣挨下去？』

惠先一下子答不出話，只惶惑地瞧她那伙計一眼；她覺得這黃頭髮姑娘可愛起

來。

『這個很難說，』她生硬地說着。『將來總要想個辦法的。我不曉得我哥哥……』
許把臉上的笑陡地收住：

『怎麼，你自己一點主意沒有，無論什麼都憑你哥哥？』
那個紅一紅臉，苦笑：

『什麼東西我都不大懂末。』

她倆轉灣進了個短巷子。

後面有兩個小夥子跟着她們，穿着學生軍的黃制服，一雙光得耀眼的黑皮鞋，
帶一隻光得耀眼的腦袋。

『姿勢倒不錯，』一個說。

『喂，不要跑得那麼快呀。』

『老唐，我們一個人一個。』

許對惠先說：

『你聽見沒？』

『不要理他們好了。』

後面的一個學生軍唱了起來：

『奴奴只要你的心……』

他把嗓子壓扁，學着那些什麼歌舞團唱的那種聲調。那逗得紳士們紅着眼睛怪聲叫好的表情，恰恰和這類歌曲的內容適合的，他全給描摹來了。

『哎喲喲，你的……』

許突然站住。

惠先嚇了一跳。瞧着許的臉。

那兩個學生軍像聽見一聲大響聲似地楞了一下。他們的臉子不知不覺板了起來；無論如何笑不下去了。他們都把步子頓了一下，可不好意思停住，就慢慢向前走。

許打量着他們：從光光的頭到光光的鞋子。她瞧見他們臉紅着。

『在這種場合，我忽然悲天憫人起來了，』她說。

『爲什麼？』

『不曉得爲什麼，我一看見八字脚我就覺得可憐。』

走向前面的兩個把眼睛溜向下面瞧一瞧自己的脚。

『還有哩，』許說，『一副所謂運動員的那種擺搖架子，再配一付八字脚：這就

是中國社會的結構。這可以給陶教授寫一本書。』

過會又：

『這兩個大概是那什麼教會大學附中的學生，看頭髮就曉得。』

那兩個學生軍很快地走出了巷子，透過一口氣。

後面許迸出大笑。

惠先的心一直緊張着，現在才放鬆：她也笑。

『假使這兩個人竟同你打呢，那不是不好麼？』

『決不會打起來；他們究竟想學做個所謂紳士的。紳士跟小姐打架，你想想。他們受的是洋鬼教育呀。……洋鬼你看過沒有？』

可是那個總不放心。

『假使竟打呢？』

『我也打。』

『你學過拳的吧。』

把惠先的手緊抓了一下，格兒格兒地笑。

『你真是小孩子。』

可是那個總不放心。她想這在她辦不到；並不只是力氣誰大，誰打得過誰的問題，此外總還得考慮點什麼。遇見這種人討厭是真討厭，她往日碰到這些烏人，她想到頂好能治他們一下。可是今天的事——

『不理他不就夠了麼？』

她可沒把這句話說出來。她瞧許一眼，覺得許這人有點奇怪。她想：這位許先生結過婚沒有？許先生是幹什麼的？許先生會不會是很那個的，所謂浪漫的？她幾次想問許，老不好怎麼開口。她再瞧許一眼。她怎麼也想不到這麼個小個子人會像先前那麼着，怪厲害似的。

『想什麼？』許問。

惠先笑一下，沒答。她想：

『真的，我想了什麼啊？許先生那種行爲是不對的麼？』

她忽然臉紅起來。她覺得許先生並沒不對。可是她老不放心似的。可是，再一想，那兩位學生軍的勁兒，她莫明其妙地感到痛快。她笑着。

到了漢魯陶爺他們家裏偶然談起這樁事，惠先可就用了種讚美的口氣了。

『操得！』陶爺說。

漢魯說可惜沒做得徹底！頂好是逗出那兩個學生軍的傻勁兒。叫那兩個傢伙請吃

許說她可沒這麼多工夫。

漢魯說——漢魯不說什麼。漢魯轉了話鋒，又跟許敘舊了。

「呢，你以後又看見紅墨水沒有？」她問。

「沒有。只有一次在小馮那裏聽說……」

老木在讀着螺螄釘的來信，老停住來聽她們的話。這封信他足足看了半小時。

「操得，」陶爺叫着。「不許說。這些話只有你們懂，我們像聽火星話。」

許笑一笑，可又問漢魯聽見過一位什麼人的消息沒有了。……

對不起，這中間作者沒「交代」過。許的確是第一次見到陶爺他們，可是她跟漢

魯面對面傑了似地瞧了好一會，她倆同聲喊了出來。

「你是……？」

她們同過學的，原來。以前漢魯這名字還沒從字典上生下來哩。

她們談着同學裏誰做了少奶奶，誰做了『準』姨太太，誰在抬高了價錢在等着闊買主——她們是這麼措詞的，女性這麼着談女性，不知道婦女協會可要算牠是『侮辱女性』。

旁邊三個人給扔在沉默裏：陶爺談着到上海去的打算，老木敘述着的請願事件，都給打住了。

『你從前常跟人吵嘴，』漢魯說。

『但是我沒跟紅墨水打過架。』

漢魯笑。

『媽的巴子我現在還想打她一個嘴巴哩。』

『多沉悶哪，操得！』陶爺把額上皺紋打了起來。『呃，許……許……許……許……』

他躊躇着這下面要加個什麼稱呼。

許把飄到前面來的頭髮往耳朵後一掠，瞧瞧他。

『你……你……』陶爺說。『噲，剛剛想起一句話要問的，忘記了。我剛剛說什麼，老木？』

惠先覺得漢魯跟許先生有點那個的氣概：英雄的。可是她又記起一篇什麼文章上說過英雄崇拜是要不得的東西。螺獅釘信上叫她潑辣些，粗鹵些，這些可是英雄傾向？她想起一個了不起的女子，叫盧……盧……名字彷彿跟一個小國的相同的。這盧什麼是不是潑辣的？她很想要把這些想到的問問人，可是始終沒給說出來。

屋子裏的人把注意力全集中到許那兒，幾張不同的嘴把不同的許多話問她。她說了有一次的市民大會。她告訴他們螺獅釘跟老龍他們的生活。她對他們描寫着上海老百姓反帝情緒的高漲。

『……大家都很緊張，一點小事就擁着許多人。中國地界的巡警，所謂租界裏的巡捕，東洋人的鐵甲車，到處的警備。不過所謂跳舞場還是一樣的熱鬧，所謂高爾夫球還是有人打。』

惠先有一剎那想問所謂高爾夫是怎麼一種鳥球，可忽然有種要嘔吐樣的感覺。

「有一天康腦脫路，」許說着，「人行路上特別地人多，像發生了什麼事的。許多走着路的都想看看有什麼熱鬧，也慢慢溜着不肯走開去。忽然路中間有個人跳了些什麼話，兩邊的人就嘩一下往中間跑。立刻集成了隊伍，走着叫着口號：「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打倒帝國主義的走狗」「打倒出賣民族的觸老」。現在常常這樣：動不動就聚集了許多人，示威似的喊口號。每個人都非常感到緊張。」

「操得！」老木讚歎地。

「以後呢，操得？」

「那天麼？」許疲倦了似地透口氣。「自然是所謂三道頭來抓人。中國巡捕很曉得這是什麼事，他們不干涉的。抓去幾個人之後，羣衆往巡捕房衝：「打倒帝國主義！」那聲音像把什麼都震得發抖了——你看，我這句話像詩吧。」

她自己笑了一下。

『結果巡捕房把抓去的幾個人放了才完事。』

大家臉子都緊緊繃着。惠先記起了那天跟着同學們去開的市民大會。

許先生接着說了寶山路的屠殺。兇手抓是抓了起來，給送到法院，聽說判了兩年。上下還不記是兩月上下的徒刑，因為那兇手只是『激於義憤』而行兇的，判詞上那麼說。大家聽了很氣，要求非處死刑不可。有些認為很公平，因為是根據法律；只要受過一點兒教育的人就得那個的，因為小學教科書第一二冊裏就告訴你法律是再公平不過的東西。

於是又談到廣州的杜煊什麼向抗日的老百姓開槍。

『慢慢的來了，』她淡淡地說。『此地怎樣？我看此地……』

老木伸個懶腰：

『此地是不會的，此地沒有『反動分子』混入，都是正動分子。』

『請願當然是最穩當不過的事，既穩當，而且又愛着了國。』

沉默了會兒，老木自語地說：

『操得，早點兒到上海去。陶爺你的錢怎麼還不齊？』

惠先羨慕地瞧着他們，噓一口氣。

『你什麼時候回上海？』漢魯問。

『明天。我是來看朋友的。』

『我們一起走不好麼？』

『多等一天兩天你們也走不了。我不能多等。你到上海去，此地的官位子呢？』

漢魯把一個腳踏到床上，漫然答：

『拿不到子兒，不幹了。』

晚上老木回到他的宿舍，搖擺着闊肩膀上樓。

宿舍裏同學們都談着請願的事。學生會接到許多地方的電報，一批批地要來：各地的教育衙門阻止不住他們，鐵路當局也只好讓他們擠上車子。學校裏住滿了這些人，什麼大禮堂裏，體育館裏。天氣冷了起來，他們只帶着薄薄的被，或者只有一床氈子，他們就背靠背地躺着。於是請願。於是給軍警送上火車回去。有時候有不肯走的和軍警衝突。有時候抓了幾個人。請願者們有幾個人叫着說請願是沒有用的。有幾個恨憤怒。有幾個當作旅行一次：不用花一個子兒車費，玩了一趟，臨走時買了兩個扳

鴨回去吃，聽說花生是出名的，就也帶一毛錢花生米走。

『我們來遲了，來早一點有很好的桂花鴨子。』

別人却擠在車廂裏漲紅了臉，罵他們自己的步調太不一致，太怯弱。

老木把這些看作不相干的事：他自己馬上就得跟陶爺他們到上海去了——打個最爛熟的譬喻罷，就好像所謂從鳥籠裏飛出去一樣。他把他的家庭、學校，都看作是個籠子。他覺得籠子裏的同學們都怪可憐，都無救的。他把請願的事當看戲似地看着。有時候他也想：這態度是對的麼？究竟——

『究竟此地的空氣是一天天緊張了。』

許多人很害怕學生們，學生們一來，他們的行動失去了自由——譬如看看電影，喝喝酒之類。

可是請願的學生還是不斷地來。

第三天，又到了山東的請願團。

老木開始感到點什麼有力的東西抓住了他。他跟着同學們到校裏去歡迎。

下着雨。

女的男的都擁在路邊。每個人都覺得熱。一瞧見門口進來了穿黑制服的隊伍，他們大喊起來：

『萬歲！』

爆裂似地拍着手。

黑制服的隊伍整齊地走着。每個人都背着一個包袱。每張臉子都風塵僕僕的樣子。他們頭上淋着雨。他們用斬齊的步子走着。

兩邊的人更使勁地拍手。帶了帽子的人拿着帽在空中揮舞。

『歡迎！』

『萬歲！』

有個黑臉小個子跑到路中間叫：

『同學們，這已經證明了——』

我們的量力！』

後面這五個字叫得特別響。

大拍手。

『槍斃×××！』

聽了這句話大家都嚇了一跳，趕快瞧瞧這叫着的什麼人。

『槍斃×××！』

又重複叫一句。

叫的人是個長頭髮，穿着花呢學生裝。他一面叫，一面用手指梳着頭髮。

『打倒賣國的×××！』

叫了這句，他四面瞧瞧，又用手梳他的長頭髮。

有幾個人吐舌頭。有幾個人莫明其妙地感到痛快。

老本想：

『這傢伙多魯莽。』

他就注意地看那位傢伙。那傢伙走去，在這堆人後面叫幾句，在那堆人後面叫幾句。

『要救我們中國，非趕掉×××不可！』帶叫帶說地。

有幾聲孤零零的掌聲。

長頭髮四面瞧瞧，又把槍斃什麼的話叫了出來。這回拍手的多了。

晚上，他們在大禮堂開會。每個人都怪興奮的。那位長頭髮一等到台上有人說話，他就在台下叫着一些話。

山東的學生演講。上海來的演講。從東北逃來的學生報告。

於是台上叫着：要懲辦一個姓張的，打倒無抵抗主義，打倒出賣民族的傢伙。

叫呀叫的，忽然一個歪帶黑帽子的跳上了台，把兩手伸得長長的，用南京土話講起來。

『啊，詩人！』本校的有幾個學生低聲說。

『同學們，四騎士的馬蹄已經響起來嘍！日本不愛他的隣人，而凌辱他的隣人，禽媽他們的紅紅的炮火已經開始向我們屠殺嘍。上帝會聞得着血腥的芬！……』

一個山東學生小聲問他旁邊的人：

『什麼「血腥的芬」？』

『血腥的風。「風」他們叫「芬」。』

『同學們！』那位講演的人還伸着兩條膀子。『禽媽上帝會懲罰他們。……』

那山東學生又問『懲罰』是什麼，可是馬上他就猜到了。

『上帝會懲罰他們！我們要依照上帝的意旨，懲罰不愛隣人的無人道的日本人！』

人之子已經……」

「噓，噓！」

「噓！」

「噓噓噓噓！」

「嘻嘻，嘻嘻，嘻嘻嘻嘻！」

「嗯，嗯，哦！」

「基督與姑娘詩！」

聽見這句話的都笑了起來。

演講的詩人在台上楞了一會兒，就叫了一句什麼下台了，臉紅得像——我想要說「像豬肝」，可是詩人也許不高興，我應當說：臉紅得像紅薔薇，不過這薔薇是給蟲子

暗壞了的。

詩人走到老木面前，感慨地說：

『輕微的嘻笑，一得兒不嚴重，禽媽太不成話！』

大家瞧他，瞧得他不愛好。他於是裝副看人不起的臉子，在肺裏面對他們說：

『我是成了名的詩人，巧格力月刊上還提拔我哩。你們懂什麼，你們笑我！』

可是大家的眼睛轉向台上去了。

白天裏那位長頭髮在台上。

『……中國所以糟到如此，都是×××一個人害的。槍斃×××！他不但賣國，而且還禁止我們愛國：請願的同學都押上車子送回去！……在××却不這樣，××政府對日本已定了計劃，他們是主張抵抗的，是……』

拍手。

『噓，噓！滾你的！』有個人狂叫着，因為叫得太厲害，把假嗓子叫了出來，聲

骨尖得刺耳。『打倒無聊政客！……日本人是你們貴政府的人勾引來的！你們××路不也開了槍……』

『好，好！好哇！』

『噠，噠！』

『滾你媽的臭蛋！』

那個假嗓子還夾在這些喊聲裏面說下去：

『……愛國是要愛的，但是反動是不行的……反動分子擾亂後方……上回抓的幾個都是反動分子，他們叫反動口號……』

『諸位諸位！』——大家回頭瞧：又是帶歪黑帽的詩人。他站在椅子上，兩條膀子又伸得怪長的了。『大家不要吵！……凡是中國人，就都要一致對外；同胞不要打同胞，四萬萬同胞都團結起來！……』

長頭髮更快地用手梳着長頭髮：

『同胞不打同胞是不錯的，但是賣國奴是非槍斃不可的。×××是賣國奴。……賣國奴的走狗也非打死不可的，所以……』

『打倒無聊政客！』假嗓子說。『你們難道不賣國！……日本人是誰引進來的？……諸位，我們要……』

『我們不要被利用！』有個人也爬上了椅子。『我們要認清我們的敵人！……』

老木像給個什麼有力的東西抓住了，他向前面跑，跳上台，一把推開那長頭髮！正要用手去梳頭髮，給一推，楞了老半天，那隻右手就停在離腦頂兩三寸的地方。

『民衆就是民衆，民衆是屬於民衆自己的！』老木抓着拳。『只有民衆力量能跟日本帝國主義拚命！……民衆不能被買去，民衆也不能被拍賣！……誰想買我們，我們趕走他，打死他！……』

他猛地一下子回過臉來瞧長頭髮，可是長頭髮不知到哪兒去了。

『打死他！』

『把那走狗抓起來！』

『別放走他！』

『搜他！』

『逃到哪里去了？……叫糾察抓住他！』

那假嗓子也叫着：

『打呀，打呀！打反動分子呀！……』

大家回過臉來瞧這位假嗓子。有幾個跳起來：

『別放走，這裏還有一個！——正是反動分子！』

假嗓子是站在椅子上的，瞧見事情有點糟糕，就一跳下往門口跑。

『抓住抓住！』大家嚷。

門口的糾察正要擋住他，可是給他一衝，逃了。

糾察往外面追，沒追着。那個人似乎走熟了學校裏的路的。

會場裏恢復了秩序。他們決定了要在哪幾條路遊行。又有人報告，安徽學生也動了身，一兩天就可以到了。

老木對自己說：

『不過只是證明了一種力量，此外是沒什麼用的。』

他對他朋友們敘述這些請願運動的時候，他態度嚴肅得多，不是看別人演戲似的那副勁兒了。

『空氣是一天緊張一天，』他說。

惠先一聽老木談起這些話，她就聯想到她的同學們，聯想到一些嘻嘻哈哈的男學生，還有那天的兩個學生軍。她親眼瞧見現在這批大學生跟外地學生的請願遊行，的確是嚴肅得多，可是她覺得這不過是比較地有點大人氣而已。

不過老木的話是不錯的：空氣是一天緊張一天。學校一帶的街道和交通要道都無形戒嚴：巡捕是雙崗，一些兵拿着木壳槍或者手提機關放着步哨。學生也戒嚴：從學

校大門起，在街上放着步哨，不過手裏沒抓着東西。兵士的最前步哨跟學生軍的最前步哨相隔不過四五尺遠。

街上的人都有點怕似的，店家預備一個不好就關店門。

『學生子怕會鬧出什麼事來哩。』

他們記起一些事：許多人聚在一塊的時候總得出點岔。上海有過。北京有過。南京也有一年，一些人在公共體育場開着會開着會忽然放起槍來，死了許多人：彷彿是冬天，陽歷十一月。他們又記得好像聽說四川有一年殺過不少的人。最近廣東也向些老百姓開槍的。他們瞧見了一些兵警，又有些學生，就簡直不敢在路上走了。

『其實學生子空拳頭空手，用不着……』

『這回總不會殺人的，你看。……從前殺人是因爲有共產黨啊。』

說是這麼說，可是形勢看起來總有點可怕，低聲說了幾句話就跑開，不敢瞧熱鬧。熱鬧雖然好看，危害到自己身上可不是玩意嘍。

學生子全想不到這些。他們每人拿面白旗子，上面寫些話。他們走着，向街上的人說着，叫着。

『打倒日本帝國主義！』

『懲辦張××！』

『退出國際聯盟！』

『援助東北義勇軍！』

『全國軍人到東北去！』

『恢復民衆運動！』

有一部分學生像軍隊似的，走着斬齊的步子。

『我們去衝國民政府！』有個人這麼叫，北方口音。

大家一看：是個三四十歲上下的矮子，帽子帶得很低，還帶着一付墨晶眼鏡。

這傢伙是什麼路數？莫非又是……

『我們要暴動！』那墨晶眼鏡叫着。『我們去打國民政府！我們有槍，我們還有炸彈……』

『什麼？』誰都嚇了一跳。

『槍，炸彈？』

有個人小聲對着隊伍旁邊的義勇軍：

『小心這傢伙！』

天漸漸晚了。有點風，吹在臉上很冷。不到五點鐘，隊伍回了學校。

很有些人注意那墨晶眼鏡。進了校門，就有個穿漂亮西裝的拍一下墨晶眼鏡的肩膀。他跟那西裝朋友踱了開去，又回過臉來在人堆裏瞧着，像在找什麼。

『哼，鬼！』兩個注意着他們的學生，彼此會意地看一眼，裝做沒事的樣子跟到

他們後面。

『奸細！』一個東北學生突然叫了起來。

一切的聲音都靜了下來。所有的臉全繃着。所有的眼睛都順着那東北學生的手指
瞧過去：墨晶眼鏡！

只一會兒工夫，只一剎那，——不過這些句子還是不能形容那樣的快法，只有舊
小說裏常用一句套話可以拿來借用一下：『說時遲，那時快』。真是『那時快』，那跟過
去的兩個學生一跳就過去抓住了那墨晶眼鏡。

那西裝朋友也給抓住了。

嘩啦一下子大家都擁了過來。

『打死他！』

『搜，搜！』

『打，打，不容氣！』

『大家注意奸細！——也許還不止這兩個！』

『打死他！』

『打死他！』

『別動手別動手！』有人叫。『把他們交民衆法庭裁判！』

『非處死刑不可！』

那付墨晶眼鏡給打下了地。這傢伙左頰上一塊青。西裝朋友頸子上也吃了不輕不重的一下。

那東北學生在叫了『奸細』之後，就報告他這句話的根據。可是給一切叫號掩住了。其實他沒報告的必要：一抓住他們兩個，大家就在他們裏衣袋裏搜出了一些證據：信件，幾個學生的名字，錢。

『上次就是這傢伙搗亂，』那東北學生還斷斷續續說着。『我認識他。……他……』
墨晶眼鏡跟西裝朋友給打着拖着到裏面去了。

第二天大會裏，有個人報告審訊的經過。

『……他故意叫些口號，叫什麼「暴動」，什麼「衝國民政府」，好叫一般市民對我們起反感。並且還有個更大的用意，就是，軍警當局聽見這些口號，就會用武力來鎮壓我們。……他寫了北方幾位同學的名字，想去告密，想誣害北方幾位同學，好洩他們的恨。……』

『毫不客氣，處死！』有人叫。

『以後每位同學都要注意有不有奸細！』

老木有個提議：每天要派糾察在學校裏外偵探，一有奸細就抓住。

於是老木忙起來了。一有點空，他還得去漢魯陶爺他們那裏：這在他成了種習慣。他怪起勁地說着奸細，民衆法庭，學生軍的步哨。

王任之把眉毛揚得高高地：

『這簡直是個政府了！』

過任之又說：

『不過奸細的方法是多得很多的。你們聰明，他們更聰明。真要注意。』

漢魯想：他這句話像是應酬應酬的，誰不知道要留意奸細。她瞧任之一眼：他臉子嚴肅着。她張一張嘴想說什麼，可是沒開口。她又過分地想到了任之的那句話裏有怎樣的嚴重性。

『操得，』陶爺額上打起七八條皺紋。『老木你……你……你……操得！這樣的傢伙只有揍他一頓，有什麼好審判的。』

惠先張大着眼睛瞧老木。她覺得這世界又大了一點兒，而且複雜得多了。別人那種緊張的勁兒不止是一點大人氣概，似乎還有點別的。他們有法庭，有偵探，還放步哨哩。她想起那位許姑娘：要是她在這裡，跟他們在一起，也許一天可以把所有的好細都發覺出來的。她可惜回上海去了。許或者是個英雄，可是英雄是要不得的東西。

第二天是星期日，惠先邀漢魯去找老木，她想瞧瞧他們那種什麼氣概。

她們到宿舍裏沒找着老木。

『到他們校裏去，』漢魯拖着惠先就走。

學校裏面到處都是人：有些很匆忙地走着，有些散步似地踱來去，那姿勢可一點不像散步，像在等着什麼了不起的事情到來。

『怎麼不看見老木？』惠先自言自語地說。

老木真沒瞧見。可是瞧不瞧見老木沒什麼鳥關係，她們是打算瞧瞧老木那團人——以前惠先所認做有大人氣概的。

那批大人三個五個地談着。有個把忙得螞蟻似地，到這個面前說幾句什麼，又跑到那個面前去。

『或者不會有什麼事情的，』惠先試探地一句。

『他們只是怕奸細。』

停停漢魯又說：

『不過學生常常大驚小怪的。』

說了又覺得太瞧人不起是不對的，可是她不願收回這句話，就又充補似地說一句：

『這種人容易熱，又容易冷；一冷下去……他們冷得很快的。每回學生運動都這樣。』

『他們不都是靠得住的，是吧。』

『那當然，』那臉上也擺着一付『那當然』的臉嘴。

她們在圖書館門口的草地上停了脚。

『陶太太！』

回頭瞧：一頂歪帶着的黑帽子。

『詩人！』漢魯笑着。

『不要這樣叫罷，』詩人說。『密司脫兒陶沒出來？』

『他有事。我們是出來散散步的。』

『他那本書還沒翻完吧。……對我的批評文他寫了沒有？無論怎厭的天才，不噴是不會出名的，不噴……』他想這個字定得說國語，『不噴……不捧……所以一定要捧！』——這個國語的音像放大砲一樣迸了出來。

『因此呢，』他舐舐嘴唇往下說。『因此……你看他們成名的都是捧出來的。我們不妨學學，哈哈。我最近做了一首禱告蠻隋那的詩，這詩發表之後，大狗頭(Dog)秦一定又要做文章捧……捧！……大狗頭秦以前那篇獎勵我的文章你們見過沒有？大狗頭秦說中國詩壇是他打出來的天下，但是呢，他沒有完成，現在由我來完成了。大狗頭秦親口對我說：我的詩到了中國詩壇的最高峯。大狗頭秦又有一天請我吃咖啡的時候對我說：我的詩……』

惠先不知道在什麼時候跑了開去，漠魯喊她：

『惠先，惠先！』

漢魯跟詩人點點頭，借此走開去。

『陶太太，陶太太，』詩人焦急地從口袋裏掏出一張紙來。『你等一等再走罷，我把這首禱詩念給你聽。』

『對不起，我們還有點事。』

『沒什麼要緊的事吧。我馬上就念，只有一得兒長。陶太太，陶太太，不要走，等一等。你那位朋友也可以聽聽。她是哪一位？』

躊躇了一秒鐘，漢魯給他們介紹。

『這是詩人——』

聽了這詩人的名字，王惠先臉上沒一絲驚異的樣子，像不知道他的名字。

『她不知道我的名字麼？』那個弄弄他的黑帽子想着。『哼，她也許不是個讀書

人，說不定她是鄉下來的小大子！』

嘴裏說：

『陶太太，我念嘍。』

他哇喇哇喇念起來。詩有三十六行：從頭一個字起，一直到末了一個字，中間沒有可以斷句的地方，讀起來在半路上不作與換一口氣的。詩人在念詩之前先深深吸一口氣，把肺裝得滿滿的，好像預備跳下水去游泳一樣。我這裏恕沒有把那首詩抄下來。（現在這首詩已經登在巧格方詩刊上，讀者諸君如高興看，可以去買一本來看。那詩刊上的作品是禁止轉載的，因此我沒抄下。）

他把肺裏的氣吐完，詩也剛好念完，（據說他寫詩的時候就對算好了的，因此肺量太小的人不能念他的詩）。

『我這頂後面幾句，是針對現在的中日事件的。你看：

……上帝不是沒有眼睛的東西放在

我們這種血的紀載裏行走着人之子在

看着我們的憤怒因此一則

我們必定要問不愛我們的鄰人並且二則

又因為他們是天性生成要

殺人的所以我們……」

『好極了，』漢魯說。

『這個也可以說是我抗日救國的意見，』他慢慢地把詩稿摺起來放進衣袋。『這裏所說的「我們」，那就只是「我們」，因為中國民族並不全體都是好的，而我們呢是健全的，可以代表全民族，領導全民族：「健全的民族要有健全的教育程度，才可以建立一個很好的法治國」——大狗頭秦說過這句話。……基督精神所在，也就是法治國精神所在。……基督精神……我不過是說一黨專政是不行的。現在這學生運動真可以。據說×××要下野了，目的就可以達到了。還有個好消息：據說政府預備召集各黨各派來討論救國辦法，大狗頭秦也被他們聘請了來。……這是民主政治化……』

漢魯開始慢慢移動步子，詩人也跟着慢慢移動步子。

『大狗頭秦說現在中國……大狗頭秦說我……真的，正經話，密司脫兒陶的批評文……請你催他一下，因為……因為……』

因為前面忽然許多人擁了起來，吵了起來，他的『因為』就給打住了。許多散着的人都望那裏跑；人越聚越多。

『奸細！奸細！』

『搜他！』

『不要讓他逃了！』

『細起來！』

『一定是奸細！』

『揍死他！』

漢魯跟惠先撇下了詩人跑過去。

大家圍住了一個所謂奸細，有幾個臂膀很粗的像是運動員的人抓住他。這奸細看

來大概四十左右。

有個學生在許多人的叫號裏靜靜地述說他發覺的經過。他說這個人跑到號房門口問一個同學：

『學生會的會長在什麼地方？』

『學生會的會長？』那同學笑。『他叫什麼名字？』

『楊……楊……他可是姓楊？』

旁邊一個同學跑了過來：

『你找他有什麼事？你是那裏的？』

『我是濟南中學做事的。我找他有公事……我找他有點事。』

『你可認識他？』

『我認識他的。』

『爲什麼不知道他的名字？』

『我……我……』

『喂，請你們過來，』那同學叫幾個穿黑制服的。

黑制服們問了幾句話，可是那人答得牛頭不對馬嘴。

『你到是那裏的？』又問。

『我是北平……我是北平的學生……』

『爲什麼你說是濟南的？』

『我……我……』

『抓住他！』

十幾隻手拖住了他。那男子非常鎮靜，可是臉子有點發青。這麼着就抓住了。他們掏他的衣袋，一層一層，掏到他的裏衣，可沒搜出一點什麼東西。

『各位，我實在是……是……』那人喃喃地說。

一直到那人給拖走，漢魯跟惠先才走開。

『我看這人沒有什麼大道理，』漢魯說。『這傢伙也許不過是個小偷。』

他們晚上瞧見老木，老木告訴她們那中年男子給交到民衆法庭了。

『你是不是覺得這人是好細？』漢魯問。

『唔，說不定。』

『如果是好細，那這位好細真傻透了。』

『你以爲呢？』

漢魯遲疑了一會：

『我沒有想到什麼。』

『明天總可以曉得一點。看罷。』

明天到了，可是並不能曉得一點。那中年男子老東一句西一句，問不出一點結果。後天也是沒問出一點眉目。大後天，大大後天。這麼着過了好幾天。一方面他們怕有什麼人把這人劫出去，就把他一天移一個地方的拘留着。拘留的地方是對外絕對

守着祕密的。

星期五晚上，那男子給拘在第二食堂裏，却出了點事了。

第二食堂朝東一扇小門，忽然鎖響。這裏面被拘着的中年男子馬上抬起頭來瞧：什麼瞧不見。他知道這不是要提審，提審總得聽見許多脚步響。而且堂堂正正開鎖的；這回却鬼鬼祟祟。

再聽：並不是開鎖，却是扭鎖。

這囚人汗毛都豎了起來。

鎖響了三四分鐘，格喇一聲響，似乎鎖給扭斷了。

門慢慢地給推開，一個腦袋先鑽了進來。這腦袋向屋子裏探索地瞧了一遍，又向門外瞧瞧，似乎看有人沒有。於是把整個身子偷偷地移進來，把門謹慎謹慎關好，就顫着足尖走向那位囚人。

『別怕，我來救你，』那人說，北方口音。

『您是誰？』小聲兒問。

『我姓劉。可是那沒關係。我是第二批派來的。他們都知道你給逮住了，我們想法子救你。你怎麼給逮住的？』

『我問他們……』

於是把經過說了一遍。

『你真太什麼，伙計，』那人說。『上面叫你跟誰？』

『倆東北學生。可是我沒找着他們。……您想什麼法子給我出來？』

『我先來瞧瞧你。……』

『請您打個電報去，請上面想法子……』

『不行，』那人打斷他，『那慢啦。我們想劫你出來，可是這麼着事情就鬧大了。』

你準得一面寫封信，我給你發航空快。我有紙有鉛筆。』

那人掏出紙筆，還掏出一個手電燈。

『待會兒，我瞧瞧有人沒有。』

跑到窗前向外張望了一會，那人才放心地回到那囚人身邊。他輕輕地脫下長大衣，拿來圍住囚人。

『你可以開手電了，這麼擋住別人瞧不見有亮。要是有人來，我就那麼腳一頓，你得趕快息了燈。』

『唔。』

過了什麼一刻鐘，那囚人息了燈，拿下圍着大衣，低聲叫：

『劉先生，劉先生。』

『寫好了麼？』

『寫了。真勞駕。』

劉先生沒言語，只把大衣披上，開了手電照着信讀了一遍。

『行不行？』

『行。怎麼不行。』

開燈的那一會兒，那囚人注意了一下劉先生的面貌。劉先生帶着一頂瓜皮帽，臉子黑黑的，肩膀很闊，身體有點魁梧，一望而知是個北方人，無論外表，言語舉止，都有點侷裏侷氣的。

劉先生一面慎重地摺好信放進衣袋，一面閒談似地說：

『我們這批一共三個人，他媽的每人只拿到二百塊。』

『連不連盤費？』

『不連盤費。』

『操他奶奶，我們連盤費只有二百。』

『別嚷，伙計！回去再跟他算，反正你一會兒就可以出來了。』

『你們想劫我出來，怎麼個劫法？』

『咱們的人都來了，』用一種很沈重的聲音答。

『已經來啦？』那囚人一跳。『那馬上就得……』

『對啦。別急。咱家瞧瞧，約好了這時候來的。』

劉先生躡着足跑到門邊，用手很快地拉開門，對外面說：

『來！』

七八個人走了進來。

忽然屋子裏的電燈全開了。

那囚人眼睛給光刺得張不開。他正詫異怎麼開了燈，他可瞧見了那七八個人，他骨頭都軟了下來。

進來七八個人全是學生！

那囚人瞧瞧那七八個人又瞧瞧劉先生：他想不但自己跑不了，連劉先生都得糟糕。

劉先生掏出那張信：

『證據在這裏！』

瞧了那囚人一眼又往下道：

『他的確是好細，是××那漢奸那兒派來的。他親口對我說，連盤費發了兩百塊錢。……』

那七八個人裏面有一個歡呼起來，拍拍劉先生的肩：

『哈，老奚，真有你的！』

其餘的拍着手。

『哈哈，好細的好細，老奚是。』

『老奚真有點技巧！』

這位以前的『劉先生』，現在的老奚，站在那七八個人裏面微笑着。

『學了幾句京戲到底有點用處，』他說。

『大概偵探小說也有點用處吧，』另一個說。

現在，作者可要插句嘴。這位好細的好細站在亮光下面，我們就可看清他的面貌了：他是咱們的熟人。不過咱們不叫他『老奚』，也不叫他『劉先生』，而叫他做『老休』的。

漢魯坐在她的辦公廳裏，想着許多事。她想着那些被抓住的好細，想到這幾天來的北平學生——他們改了名目，叫做示威團了。她想到她們全走了，撇下了王惠先。

『她這麼讀書有什麼用，』漢魯這麼說過，『讀書不一定要進學校。並且她的學費來得很困難。』

任之說進學校的意思，無非是給她的自修打點底子，不到一個某種程度是自修不起來的。可是到最近，他們兄妹倆的生活更困難了，下學期的學費就很可能成了問題。

漢魯想頂好一起帶她到上海去，有機會替她找個職業，否則也給她見見世面。漢

魯是把惠先的担子担在自己肩上，她覺得她比任之還了解惠先。

她又想到自己到上海以後的生活。她也得找個職業：譬如說做個印刷所的校對，或者排字的，再不然像織襪子之類。

『不行，』她又反對自己。

像她這麼一個強者，她應當去做男性一點的事：她得去打鐵，去鑛煤。……

旁邊桌上送來一股雪茄烟味。

『多討厭！』她肚子裏說。

那抽雪茄的把雪茄用門牙咬着，嘴唇攣筋地動着。一面跟別人談那種牌子的烟好，那種牌子的又貴又不那個。

『這種貴是貴一點，不過貨色是好。吃烟真沒有辦法，吃烟是不能愛國的；無論如何是外國貨好。』

一個近視眼的辦事員插了進來：

『像你老兄這樣抽法，恐怕花的錢同抽大煙差不多了。』

抽雪茄的『唔』了一聲，接着又把這句話的味道加濃：

『算起來比抽大煙還貴一點。』

『幹麼不就抽大煙？』不知誰問的。

『不方便呀。』

近視眼微笑着，說了句自己認為怪俏皮的話：

『要愛國還是抽大煙的好，這倒是不冒牌的國貨。』

想想越覺得自己這句話俏皮，近視眼一個人格格地笑起來。

坐在東北角上的西裝朋友對他笑了一笑，於是搓搓手，彷彿有什麼事務似地踱了

過來。

『還有一樁事是不能愛國的，』西裝朋友慢吞吞地說。『你說是什麼？是電影。』

看電影是不能愛國的；究竟是外國的片子好。』

他又轉向漢魯：

『宗先生近來看了什麼好片子沒有？』

漢魯微笑：

『國難期間，看電影不自由。學生子鬧得兇。』

『我們倒還好，大人物可不能暢暢快快看電影，』抽雪茄的說。他想吐個烟圈子，可是失敗了，就吹一口氣把不成形的烟圈子吹散。『我倒以為學生是應當去干涉的。』他們』太不要臉，這種嚴重時期，他們還看什麼電影，虧他們好意思。『我們』看看電影倒說得過去，我們反正是……我們是……』

那西裝朋友說了個故事：一個什麼人在什麼戲院看電影，被一批大學生質問，後來中央給了那個人一個警告。中央雖無明令禁止黨員娛樂，可是也可以看出中央也認為在此國難當頭的時候去娛樂是不當的。不然的話——

『不然中央何以要加以警告呢，』他一字一字咬得很清楚地說。『然而——』他

在這裏停了一停，瞧瞧大家的臉。

『然而，』他搓搓手往下說，『他們還是看電影。他們把汽車停得遠遠的，你就無從曉得。而且……並且……不過呢，學生跑到戲院裏去捐錢，他們倒不好意思不捐幾個。在電影院裏募捐倒是個好法子。……』

『學生真厲害，』近視眼很快地截斷他。這位近視眼也就說一個故事：有一次他去看電影，看見學生向一個胖子捐，胖子不肯，學生們大罵他一頓，幾乎打起來。結果那胖子捐了一塊錢。

『應當這樣！』抽雪茄的大聲說。他臉上塗着憤激，一瞧他那張臉，就可以知道這句話不是他往日的主張，不過現在太憤怒，就不免故意說出偏激的話來。

其餘的人似乎有點驚異，都瞧了他一眼。可是馬上又沒什麼了；彷彿說說偏激的話也是應當的。

漢魯輕輕地搖頭：

『不過他們學生越鬧越厲害呀。』

『他們請願都不請了，』近視眼補充着，『他們現在是——示威！究竟北大的學生是不同些。』

『怕要大批抓人哩，』接着吐口濃烟。『請願都要禁止，示威是更不必說。』

停一會他又：

『好像愛國是犯罪的。』

『中國，是學生青年的中國，』西裝朋友說了瞧瞧大家。

『其實例，亡了國也沒有什麼大關係，』莫魯說。『亡給日本，那也不過像住在虹口一樣。亡給法國，像在法租界一樣。大家一樣做買賣，住家，沒一點關係。』

『而且到了那時候，大家的薪水還不至於打折扣哩。』——這又是那位近視眼的俏皮話，又是他一個人格格地笑。

沉默了一會兒。

抽雪茄的把雪茄放在桌上，讓牠自己息了火。他挺挺胸，臉子嚴肅起來。

『在個人方面講，亡不亡國是毫無關係的，的確毫無關係，的確像宗先生剛才說的譬如住租界。不過心裏總不舒服的。東北那些士兵爲什麼都想打？爲什麼黑龍江出了一個馬占山？這種愛國思想差不多是天生的。宗先生你說對不對。』

西裝朋友表示不盡然，他反問：

『然而爲什麼有這許多賣國賊，這許多漢奸呢？』

那個楞了這麼三五秒鐘。

『唔，那是……唔，那當然有的。世界上總有個例外，無論什麼事。無論哪個優秀的民族，你總不能一言斷定牠整個民族都是優秀的；當然也有壞的，當然，例外總不免的。譬如現在……』

他把桌上的半截雪茄又點着了，挺挺胸，預備有長篇大論要開始的那副勁兒。

『譬如現在，哪，那批學生，他們何苦來呢？他們老遠地跑來要求政府出兵。他

們募捐，演講。他們吃種種的苦。他們有時候還要被抓了去。他們只有越來越厲害，現在竟來示威。他們一點不怕。他們何苦來呢？又如馬占山，他在冰天雪地的地方親自指揮作戰，他爲的什麼？這都是一點天良，這是他們的天性——愛國的天性。宗先生你說對不對？……中國人並不是沒有用的。我們歷代都出了不起的人物，現在也有人物。這些爲國爲民的都是那點天性。……』

漢魯已經把眼睛移向窗外，嘴裏漫應着。那幾位不言語。西裝朋友雖然想說點什麼，可沒說出來。

『總而言之我就要離開此地了，』漢魯想。她恨着她周圍的人，可是她又不能不去敷衍她周圍的人。現在她一想到她在這機關裏居然幹了一年半，她自己都詫異起來：怎麼同事，她這一年半怎麼挨下去的，她跟眼前這批傢伙打交道打了一年半哩！

她抽出一本茅盾的虹來看。可是她老想了開去。她眼睛又對着窗外，她想要是有

誰叫她再在這兒歇一年半，她甯可自殺的。這回可得了救：她們馬上要離開這兒。於是又內疚地想到惠先，她覺得惠先怪可憐的了。

『非帶去不可，』禰對自己說。又把虹看下去。

那位西裝朋友踱到她桌邊瞧一眼她的書，不一定要別人回答似地問了一聲。『這是什麼書』，就跑到抽雪茄的身邊去，搓搓手，又談起時事來。

抽雪茄的又點起煙，擦了十來根火柴才點着。他開始用着有點發脾的勁兒發着議論，讚美着學生們的勇氣和愛國的熱忱。

漢魯眼釘在書上，可是又不看下去；她聽着他們。這在她成了習慣：辦公室裏有人發議論，她就非常注意，別人不搭到她身上她是不會參加的。

放埧似的話從噴煙的嘴裏噴出來。談到學生要不到車就睡鐵路。談到上海一個姓游的跟廣州一個姓什麼的屠殺抗日民衆；廣州那傢伙他們都記不起他的姓來了，西裝朋友說彷彿是姓杜，近視眼堅持他姓蔡，雪茄先生硬說兩個都不對，可是他說不上他

姓什麼。可是這沒有什麼了不起關係，所要說的是這兩個兇手該殺該剮。

『自己不愛國還禁止別人愛國。還槍殺愛國的人，這種傢伙沒什麼好客氣的：除掉他！』

『中國就會亡在這種傢伙手裏！』西裝朋友確信地說。

話鋒轉到中國亡不亡。大家的意思以為中國不會亡。

『何以呢，』衝着雪茄，說起話來像缺嘴的聲音，『中國究竟出了幾個人物：如像馬占山，你總不能不說他是個我們中國的人物。呃對不對。而第二……第二……第二……第二……』

『噴的一聲從嘴上抽出了雪茄，』第二，美國同日本下不去。美國是同情我們中國的；胡佛是唐紹儀的知己朋友，當然幫中國。現在國際是調停，不過一定調停不好的，一調停不好當然就打。單靠中國是沒有辦法打的，而且……而且……而且……

打住了話頭拚命抽了幾口煙，又怕別人在這時候插進嘴來，他就用左手裝着手勢表示他還有話說。

可是有人插了嘴，那是西裝朋友：

『中國一國打當然打不過的，據他們的統計，日本有……』

『是啊。聽我說。……』

擺幾下手，濃濃的吐了口煙，往下說了。

『事實上決不會叫中國一國去打的。將來一定是中美聯盟。俄國也一定要出來的；現在你只去看報，俄國拚命在那裏備戰哩。沒有一份報不說日俄要有戰事。我記得還有個什麼報上說，俄國竟向日本挑釁哩。』

坐在遠點地方的一位錄事先生寫着字寫着字停了筆，謹慎地問一句：

『美國固然幫中國，但是有一個時候牠竟袒護日本的，好像。』

抽雪茄的瞟了那個一眼，似乎說：『這話毫無根據！』

可是近視眼說：

『是有過這樣的事的。』

『唔，那是，』他抽口煙，把手裏三分長的煙屁股扔到痰盂裏，臉上拚命裝個滿不在乎的樣子，『那是……那是……呢，有是有過這種事，不過……唔，那也許是美國裝裝假的；堂而皇之宣言要幫中國，要反對日本，似乎也不十分妥當。這在外交上是常事。總而言之美國是中國惟一的朋友。』

停了好一會，西裝朋友慢慢移動着脚步向他自己辦公桌走去，這位抽雪茄的又補充他自己話：

『總而言之，美國是中國的朋友，中國現在也只有靠美國。法國是幫日本的。俄國雖然要同日本打，然而中國決不能靠俄國；俄國是個什麼國，大家都很明白的，不必說。中國當然不能同俄國打成一夥。中國只有靠美國。亡國亡是不會亡的。』

彷彿這麼說了就放了心似的，他又點起一支雪茄，問公役要了幾張草紙，拖着輕鬆的步子出去了。

那位西裝朋友對那個的背影笑着，又對大家會意地笑着。等那個走遠了，他就抽了口氣：

『唉，像他這樣的人中國多出幾個就好了。可惜他不當國民政府主席，只在我們這冷衙門裏當了個科員。』

接着他一個人大笑起來。

『爲了國事，他倒很氣哩，』近視眼說，瞧瞧漢魯，似乎問她不同意這句話。

漢魯沒什麼好說的，只用鼻孔應了一聲。

西裝朋友又搖搖擺擺過來，突然把個臉子绷得怪嚴肅的：

『他只會說。說有什麼用！他說學生這樣的舉動是應該的，他自己爲什麼不也去幹一下。他說馬占山，馬占山，他爲什麼不到東北去投軍，自己去同日本人幹一幹。

中國人就壞在空說。』

近視眼站起來在他肩上一拍：

『算了罷，一個人不要太認真。你說他是空談，你現在難道不是空談。你爲什麼不去幹，不去到東北投軍。』

『你說我沒有勇氣去投軍麼？……』

『哼。』

『好，我投給你看！我就走。』

『去呀！』

『好，就走。正好平浦路這時候有一班特別快。走了走了。再會，再會。』

『老陳萬歲！』近視眼叫。

西裝朋友回到自己桌上拿帽子。

『我去了。各位同志，再會！』

大家看他裝得像，都笑了起來。有幾個叫采：

『好！』

『咏！』

『好一個老陳！』

『你打死了我們一定給你立碑，造烈士祠。』

『我替你領撫卹。』

『我替你養的太太。』

『放屁，他的太太還是我來養好，老陳託過我的，老陳是不是？』

『哈哈。』

『老陳，你走以前千萬把你那淡紅領結送給我，做烈士是用不着打領結的。』

西装朋友也笑了，把拿起的帽子往桌一扔：

『嘿，老子還活生生的，你們倒爭起遺產來了。不去了！』

又是一陣笑。

『去呀，去呀！』近視眼笑着。『怎麼不去了？你是反對空談的呀，你要去打日本』

的呀？」

『我們歡送老陳到東北去打日本！』

『去呀，去呀！』

那個整一整他的領帶，裝着一付臉嘴，不知道他還是在開玩笑，還是說正經話：

『對不起，辜負你們的好意。國是當然要愛的，日本當然要去打的。然而我還有太太要我養，每個月還要二十塊房租要我付，我一打死就糟了糕。我真死不得，不但不家裏等我的錢用，國民大戲院也少不得我：我是老主顧。不說別的，我要是打死了，明天劉科長那里的飯局我就落了空。人生幾何，好好的飯不吃，去吃衛生丸？』

大家又迸出了笑聲。

『想不到老陳還是個哲學家。』

『哼，不敢當。不過活到了三十年，做人總會做的。宗先生你說是不是。你說亡了國也不過像住在租界裏一樣，這句話真不錯。現在有馬占山，有東北義勇軍，有學

生，把中國擰了口氣，這當然好。如果全中國出不了一个這樣的英雄也不要緊，來不得大家就住日本租界。」

『宗先生那句話是挖苦你的你曉得不曉得，』近視眼較高聲地。『她看明白了你這個人，她挖苦你，宗先生對不對。老陳竟當作知己了，你不曉得她是一句反話，真糟糕。中國出了一個老陳也真……』

忽然一個總務科的書記官闖了進來，近視眼的話就給打住了。近視眼還打算對那位書記官說兩句俏皮話，可是『該』書記官（恕我用了一個官場字眼，我以為這『該』字於他很受用的）慌張着臉色，急促着步子，俏皮話擠也擠不出了。

『各位小心！』該書記官用着不自然的尖聲說。『學生示威圍恐怕要打倒我們這裏來……』

突然脚步響！

大家的笑臉早就收得乾乾淨淨了的，緊張着聽着那尖聲的報告，這時候脚步一

響，就好像細緊了的橡皮帶拍的斷了一樣，大家一震，都回過臉來瞧門口。

可是請放心，毫無危險。脚步響只有一個人的脚步響：這是那位抽雪茄的先生從廁所回來。

抽雪茄的先生一聽見所有緊張的臉，他就化石似地楞在門口了。

於是該書記官又往下說：

『學生示威團打過中央黨部，打過外交部，打過……還打過……總之打過許多機關。他們有手榴彈，還有加濃砲……』

『有加濃砲?!』

『唔，就是白蘭地手槍呀。』

『白郎甯哪。』

『好，就是白郎甯，沒有關係，反正都是武器。對不住，我是文官，這些外國槍我弄不清楚。……他們打過許多機關，說不定會衝到我們這裏來。他們想暴動——有

人密告。……各位大家準備一下，到相當時候就跑出去。現在請大家鎮靜，不要怕。次長說的叫大家現在不要走，要鎮靜：公務人員要有犧牲的勇氣。……到相當的時候；……於必要時……於……到那時候再走。請大家準備一下。……請大家鎮靜，次長說的，要鎮靜！……」

有人想問他幾句話，可是該書記官說最末了一句的「要鎮靜」時，他已經走到了門外面。

漢魯詫異地說：

『手榴彈？』

『說不定會有的。反動分子是無論哪裏都要混進去的。』

抽雪茄的輕輕地走到他自己的位子上，彷彿重點兒就怕學生聽見了會衝進來似的。

大家沒了主意。有幾個跑到別的辦公室打聽。

『這真豈有此理，』抽雪茄的說。『示威就示威好了，怎麼打起機關來？』
『關我們什麼事，要衝進來打我們？……他們還有槍砲……』

『聽！』有一個叫。

外面喊口號的聲音！

抽雪茄的趕緊帶上帽子，提起公事皮包。躊躇了一秒鐘又把皮包放下，他怕槍。

近視眼跟許多人從外面進來：

『我們的鐵門關起來了。』

『最好不要走，走反而危險：他們看見機關裏人就打。』

『怎麼辦呢，坐在這裏等死麼！』

『他們打不進來的，鐵門早關好了。』

『他究竟有勃郎甯手榴彈沒有？』

『屁！有手榴彈那還了得！』

『那麼沒有危險了？』

『當然。』

大家才放了心。抽雪茄的雪茄早息了火，他把牠點着，手指還是顫着的。

漢魯站了起來：

『我要去看看。還有誰去？』

近視眼說大門關了怕走不出去。可是又說：

『唔，可以出小門。』

他們幾個人和漢魯走了出去。那扇小後門開在一條小胡同裏，他們轉個灣，望見了前面的大街。他們都把證章取了下來。別科裏也有許多同事站在胡同口上瞧熱鬧着。還站着許多老百姓。還站着兩個憲兵：背朝着他們，臉朝着大街。

『嘿，我這裏是特別包廂，』那近視眼說了他自己笑了起來。

街上沒有學生，他們似乎已經走過去了。軍警在各處佈得滿滿的。店家都關了

門。

遠遠的在叫口號：

『打倒日本帝國主義！』

『打倒無抵抗主義！』

『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的走狗！』

『槍斃漢奸！』

『民衆一致武裝起來，

打倒日本帝國主義！』

漸漸地叫雜了，聽不清楚，可是叫得似乎更起勁。街上也闐闐的人聲，說什麼都聽不明白。

突然警笛叫！

『打！打！』又斷斷續續有人喊。

街上一個人狂奔着叫：

『殺起來了！』

『他們放火！』

一些軍官馬上叫了些什麼，於是一批一批的兵士往洪武街口那邊奔。

『學生打報館！』

漢魯緊咬着嘴唇，嘴唇像紙樣白。街旁的老百姓也都興奮着，發冷汗的手抓得緊緊的，注意地瞧着兵士們跑：兵手裏拿着扁担，麻繩，腰上是刺刃。看熱鬧的人心跳着，都怕有什麼不幸的事要臨到他們頭上。店老板都抖索，他們生怕他們的店給燒掉。

學生跟兵士衝突了起來。

『珍珠橋打起來了！』

漢魯他們想跑出去看看，可是巷口的兵阻止了他們。

『前面危險。』

『學生並沒有槍呀，』不知道誰說。

『我們也不帶槍呀。』

『你們的刺刀呢？』那西裝朋友幾乎是發怒了。

『造孽！』一個老頭兒大聲說。『他們一個個年紀青青，空着手，你們倒用刀子

砍！……怪不得只配當一輩子兵，造了這許多孽！天是有眼睛的！』

一個兵橫了他一眼：

『再說說看！』

另一個兵把眉毛縐着：

『你們都怪我們！他媽的我們知道什麼；我們跟老百姓無讎無怨，我們也知道他們是要打倒洋人。上面有命令呀，怪得我們麼！』

那第一個兵臉子和氣了些，重重吐口唾沫：

『操你奶奶，你怪我們！當兵的不是人麼。』

『你們不好不吃這分糧的麼？』那老頭說。

『哼，好說！要像你那麼有飯吃，俺們還當什麼兵，吃什麼糧！』

『我沒飯吃。我是說說玩的，』那個自言自語地。

『得啦，那還說什麼。』

『少殺幾個老百姓也行呀。大家齊齊心，上面叫你們殺你們不去殺，不就好了？』

『哼，這麼着可好了。』

前面珍珠橋叫着，打着扁担，刺刀，雨似地落到人的肉上。給扁担拍的打了一下的，就摔倒了暈過去，那些拿扁担跟刺刀的人們馬上拿麻繩捆起他來。

『啊！』

一個學生給打到河裏去了。

『掉下水了！』有人叫。

水並不很深。下水的想爬上來，上面一扁担，拍！又下了水，許久不見他起來。那些兵士像在開玩笑，可是他們的『上頭』並不在開玩笑：只要你不大起勁，『上頭』就一鞭打到你身上。

『不要放走一個！』上頭叫。

可是有許多學生已經衝出來到了大街上。

『繩子啊，繩子啊！綁啊！』

空着手的人想衝出去，可是到處都給圍住了。許多人臉上膀子上是血。有幾個倒了下去。

『同學們別怕！衝上去！搶下他們的刺刀扁担！』

兵士有點胆小的樣子。一位軍官拔出他的手槍打算開槍，可是馬上又記起了命令：無論如何不許開槍。用刺刀戳當然可以，因為刺刀是沒有聲音的，他就叫：

『別放走他！你們的刺刀！』

一刺刀戳進那個叫大家衝上去的那人胸上，喊了一聲倒下去。

學生們支持不住，衝不出的一個個躺到地上去。地上一個個的躺著。……衝出了的學生往北跑。

漢魯他們很快地由小胡同灣到北面，灣到成賢街。

中大第二宿舍門口有許多人。

『漢魯！』

『啊，老木！』她顫着聲音。『珍珠橋那里殺起來了！』

『什麼？』

『你們還不知道？』

『我們還一樣上課。』

對，中大學生沒有參加，他們上着課的：他們一個個正回宿舍，挾着一捲講義。

街上巡梭着三四輛大卡車，裝些兵，豎一面大旗：

『戒嚴』

軍警們追着往北衝去的示威學生。有幾個學生溜到老百姓家裏去，那些老百姓把學生藏到床背後，拿自己的衣給他們穿，他們有在老百姓家裏住了三四天，等那風潮平定之後才跑出來的。有幾個學生一直往北跑。

一個中大學生叫起來：

『我們不能旁觀！我們不准他們亂抓人！』

『拖住那個丘八！』

中大學生們一擠到街中間，擋住那些軍警。

『走開！』

『媽媽的！』

扁担舉了起來，拳頭也舉了起來。

『連他們也抓！』

『敢抓！』

『打！』

軍警用扁担向前面掃，一面想拿繩子去捆幾個人。

老木對一個學生叫：

『我們得趕快把全體同學召集起來！』

那個彷彿沒聽見，只說：

『今天晚上要開緊急會議。』

『操得，還等今天晚上！』老木說了就跑，一口氣奔到學校，把大鐘拚命地拉起

來。

鐘聲緊張地波動開去：噹噹！噹噹！噹噹！

拉了什麼五六分鐘，聚來了十個人。遠遠地那位歪帶黑帽子的詩人也跑來了。
『成賢街打起來了！……抓人，他們……』老木對他們喊着，滿臉的汗，手拉得更快。

大家都憤激起來。

『你累了，我來拉！』

『不。你還是到第一宿舍去喊他們來！』

『我也到第三宿舍去喊他們來，』詩人說了就跑開去。

鐘聲急促地響了三刻鐘，那兩個喊人的帶了五六個人來。

『都不曉得哪塊去了。』

在這里聚集的不過三十來個人。

『不成功，』老木喘着氣。『事前太沒有準備。……這樣無組織哪行！』

來的人聽說成賢街出了亂子，都往那邊跑。

老木丟了鐘，吐了幾口白沫，罵着，揩着汗，向校門外走去。

街上在拚命抓人。給抓住的用麻繩綁着，五六個一串，七八個一串。

『你們憑什麼抓人！』一個穿中山裝的路人對軍警們叫着。

軍警們不睬他。

『我不許你們抓！』那人嗓子都叫嘶了。他上去拖住那些軍警。『我來担保，我担保他們無罪，我是中央黨部的。……』

『我們奉了命令。』

『放了他！有命令憑我！』那人激動得臉子發青。『我把證章押給你們都可以！』
可是有幾個軍官把他拖開去。

『不行！憑人道，憑法律，你們不能亂抓無罪的人！……太豈有此理！……我用生命担保……』

帶強迫帶勸地把他拖走了。

學生給抓了許多。

晚上，軍警圍着中大放步哨。中大門口帶了許多大卡車，他們把非中大的學生都圍到足球場裏，預備把他們裝上卡車送上火車站，押他們回去。

男女學生站成一團，四面圍着武裝兵士。軍官們在給他們分隊：北平來的歸成一

起，濟南的又另站在一起，安徽的，上海的……

有個男學生要走開去，給兵攔住了。

『不許走開！』

『我去小便。』

『不許！』

『尿總要撒的呀。』

『上面有命令：不許！』

『那怎麼辦呢？』

總之是『不許』，他只好再站着。過了一刻鐘，他實在熬不住。他第二次嘗試。

『不許。』

『對不起做做好事，我實在太難受了。我決不會逃，再不能你跟我去，好不好。』

『我們不能離崗位。』

『怎麼辦呢，我真難受極了。我賭個呢好不好，我決不會使你下不去的。……』

『我知道。可是上面有命令。』

『真要命！』歎口氣。

那兵瞧他一眼，和氣地說：

『沒辦法，撒在身上得啦。』

只有這個辦法。於是……

這晚有七分之一的人是這樣解決那件事的。

第二天，外路來的學生一個都沒有了。街上還戒嚴着，可是很太平。許多人都放了心：不至於再耽心有人放火，有人暴動，可以像以前一樣安安靜靜過下去了。

一切都像以前一樣，只是中大裏停放了一具棺材：那天的一個犧牲者。有幾個學生臂上帶着黑紗，紀念這位楊烈士。

一切都像以前一樣，只是有些個人沒看見了。

老木不再談這些事，他準備着一切，跟漢魯陶爺他們約定動身到上海去的日子。漢魯向她那衙門告過了『長假』，她的同事還以為她是怕日本人打仗而往上海逃的哩；因為有許多同事都爲着這個把家眷送走了的，那抽雪茄的就是一個。那抽雪茄的怕別人笑他，他就老加重語氣對人說，小聲地：

『一定要打了。我們的軍隊抽調了許多許多。日本的飛機準備轟炸南京……』

王任之拿着一封電報去找惠先。電報上除了地名人名只有四個字：

『母病，速歸。』

他極力想鎮靜自己，想這是很平常的一回事，可是老感到不安。他要不要回去是馬上就得決定的事。這幾天跟漢魯他們談了的結果，決計把惠先帶到上海去，他任之要是一準回家去一趟，他可以和他們同到上海。他想起他在家裏的太太：他打算把太太送到她母家去住，他自己就可以自由：可以幹他所要幹的事。

『惠先，我一定同你們一起到上海去。』

她瞧了電報，傷心地哭了起來。

任之歎口氣，靜靜地瞧着她。過了好一會兒他不大流利地說：

『一到上海我就……我也許……在上海至多耽擱一天。……把三嫂安頓安頓，我再到上海來那個，來……來……』

惠先揩着眼淚。

她哥哥一直沒坐下來過，他匆忙地說他馬上得去找陶爺。

『惠先你應當想點遠的事，大的事。……』

他瞧着她。

『吃過晚飯你到陶爺家裏去。』

不等回答就走了。

他的話不錯：她得想遠的事，大的事，她已經準備走到更大點的世界裏去，她得想到世界最多數的人。多少人在被踐踏，被屠殺那麼死去，她幹麼沒有哭？

母親那張多皺紋的臉可老在閃着。她把她在家裏的事都想了起來，什麼小事都沒

漏走。她淚水又沁了出來。

『也許她不至於死，』她想。

在見到陶爺他們之後，她有點害羞：她哭過的臉！

他們談着這次的學生運動，老木說這次欠缺一個健全的組織。他們談到國際間的情勢，談到他們到上海以後的生活。他們批評螺螄釘跟老龍。

惠先感到自己趕不上他們。可是她究竟在趕着，她跟他們到上海去：她得吃自己的飯，一面還要多懂得點東西。螺螄釘最近一封信這麼說：

『胆大點到上海來，進生活的學校比進教科書的學校有用多了：你們的龍老師在這兒學得了許多東西。……書本子不能拖你走快，生活可能夠的。……』

她老想着：

『到上海以後會有怎樣一種生活呢？』

那是光明的，快潑的，可是很模糊——她想像不起來。臨去的前一晚她興奮得睡

不着意：她是快活的。可是有時候忽觸動一下什麼感覺，彷彿去失了一件東西似的感覺——說得誇大一點，或者竟是什麼人生的缺限之類。不過她到底自己也不明白這種蹩扭的感覺是由於哪一樁事，一直到在火車上，她一面跟大家談笑着，一面還隱隱覺得她自己心底裏的一面有一片陰影。

他們五個人算陶爺與致頂好，大聲說着話，老拿手重重地打老木的肩膀。大家似乎都沒感到坐夜車的辛苦。

『操得，我惟一的缺限是那些吐膈孽夫的小說沒找到冤大頭做買主，這麼笨的十幾本書還得帶到上海去，操得！……你們說我昨天那封信他們收到沒有？』

『當然收了，』任之答，打個呵欠。

『不過也說不定，』漢魯也打呵欠。

車廂上的人一個個都輪流打着呵欠。

陶爺拍一下老木的肩，嚴肅地說：

『我提議螺螄釘老龍他們會到車站上來接。』

『「提議」！』大家笑起來。

『操得，不過一個誤筆，笑什麼。』

老木掏出錶來瞧了一下：

『大概快要到鎮江了。……一九三二年還剩下一刻鐘。』

大家才記起今天是除夕，明天就是一九三二年的第一天了。

『十一點四十五分了麼？』

『我們好好地把這一九三一年歡迎走罷，』陶爺。

這『歡迎』兩字又逗得別人笑他。

思先想：一九三二的開始也就是她新生活的開始：這是個好預兆。

『媽的巴子，老子要撒尿了，』漢魯離開座位。

『任之儘打着呵欠。老木瞧着他的錶：』

『一九三一年馬上就要過去了。』

漢魯回到位子上的時候已經十二點二分。

『操得，一九三一年給漢魯一泡尿撒走了，』老木說。

各人都想一想兩分鐘以前自己正做着什麼。惠先記得一九三一年過去的時候她正在打呵欠：怎麼，一九三一是一個呵欠打跑的。她忽然臉紅了起來。

陶爺老滴滴溜着螺獅釘跟老龍會不會來車站接他們。

『他們如果接到信總會來的吧。』

『螺獅釘說不定不會來。』漢魯說。『他很懶的，大冷天他還不睡睡早覺。』

她的話說對了：車子到上海，來接他們的只有老龍那一對粗大的臂膀。

老龍是個強壯的傢伙，看來滿身是勁。

『哈！喂！嗨！你們！喂！』

一共有五個人，老龍不好叫誰，率性一個名字也不喊了。

『螺螄釘幹麼不來，操得？』

『不知道呀。』

『豈有此理，去找他！』

過了鏜的行李暫時不去取，先去找了螺螄釘。

螺螄釘在床上。

『啊，你們真的今天到！』螺螄釘一跳爬起來。『我夢見到北站去接你們，我就以為是真的在接你們了，因此還在床上。』

螺螄釘是個怪傢伙：說出一句話來往往叫你摸不清他是在開玩笑，還是說正經話。有時候他太嚴肅，有時候太嚴肅。有時候非常隨便，有時候固執得使人發怒。

惠先以前跟螺螄釘沒談過什麼，聽見他跟朋友談的，好像沒一句正經話。以後他到上海，照任之的囑咐寫信給她，她覺得他信上的話句句是可信的。現在再見了面，可又覺得他的話不是可信的了。

「老木，」螺螄釘說，「上次總商會的聯合大公演可惜你不在此地，真緊張極了；一演到頂點，觀衆都叫起口號來。這些些咱們看得懂的戲；這些戲裏面並沒有所謂「約翰的頭」那些東西的。……你們沒吃東西吧？我昨天敲了一毛三分錢竹槓，我請你們上廣東茶店吃「大該包」去。」

老龍說公演的那天他跟一個工友同去，戲詞有許多地方那工友不懂。接着他又談到他那位在故鄉教着書的珂——他的太太。

他們每個人都搶着談。他們圍着桌子坐，大口地喝着茶，吃着點心，這種勁兒跟這家茶店很不相稱，夥計們拿開水來的時候都驚異着。到南京去過的許姑娘也參加在裏面：她是老龍去邀來的。

惠先老瞧着許姑娘；她覺得許姑娘樣子不同了一點，可是說不上哪一點變了樣子。忽然她又覺得不但許姑娘變了樣子，就是漢魯他們也那個了起來。上海這地方真怪呀；你一來到上海就得改變了。

於是他們又談到一位司徒姑娘，惠先以前只聽過有這麼一個人，可沒見過。許姑娘和老龍都說司徒姑娘現在『很好』。

『你們見着她要不認識了，』許說。『你們什麼時候見過的？』

『今年春天，』老木答。

『操得，現在要說是去年了。』

『她進步真快，』老龍莊嚴地。『簡直是兩個人。』

晚上他們分配好暫時的住處。第二天他們找了一天房子，任之跟他們走了一個上午，下午他動身到杭州去了。第三天還是找房子。至於第四天呢……

這不大對。說故事是說故事，不是寫流水賬，我不給他們代記日記了。而且找房子是怪麻煩的事，不該叫讀者和諸君陪着他們去找。我現在得跳過這一節，只告訴你們一句話就行：他們在第四天找到了房子。陶爺高興地說：

『操得，又便宜，又寬敞，空氣又好，光線又好，交通也交關便利來西，觸那

娘！』

那房東太太是本地人，聽了陶爺這幾句上海話，她張着嘴楞了好一會：她不懂。

他們在新租的屋子裏已經住了十天。

陶爺參加了文字工作。他很忙，可是有點不高興。

『做這些事多不偉大！』他想。

他以前想像他的新生活該是熱烈 吶喊的日子。在上海的大衆都懂得現在理論書上的那些術語，一個海工也得會說出這樣的話：

『……這是通過了一定的技巧的，老王，這意味着我們將要有……』
諸如此類。

此外呢，他們走着，大眾跟在後面，唱着進行曲，向日本帝國主義的壁壘衝。還有呢，有多的是一總而言之他以為是非常起勁的日子，像小說裏寫的差不多。

可是現在差得遠。

『多瑣碎，多平凡，』他說。『操得！』

現在他得去教幾個鐵廠裏的工人讀書，明天就要開始了。他寫些淺近的小文章，句子要非常粗俗，一點不西洋化，也不許放進什麼『意味着』這類東西的。他常受伙計們的指摘；他以為他看得很對的，可常常給人說他錯誤了；今天就有一篇說東北義勇軍的文章被指出了錯處要修改。

陶爺額上打起皺紋，埋着頭把文章改好，就又動手一篇紀念三·一八的短文。

他以前想所有的伙計們一定都是個個像隻英雄，個個都偉大，可是他現在覺得他們都是些平平常常的人。大家都窮着忙着，像些螞蟻，生下地就專只爲的工作似的。他們沒說過半句漂亮點的話。

新生活給他的不安，他只有時候在肚子裏埋怨一下；大半的日子他可都緊張地忙
着，沒工夫在想到這些事。

『操得，這不安是不習慣之故，習慣下來就好了。』

在跟螺釘老龍他們談了之後他又想這種不安定得努力克服了牠。

老木呢，暫時在幹些戲劇上面的事：他得到浦東青衣劇團裏去教他們演戲。

『這種劇本還是不行的，』他說。『他們還是不十分懂。話劇似乎還引不起他們的興味。不過比到以前的劇本當然是那個得多了：操得，以前的劇本簡直是……』

漢魯跟惠先閒着。漢魯想到什麼鐵工廠裏找工作，可是老龍告訴她重工業裏是沒有女性的。她彷彿覺得受了種侮辱。許姑娘說她這是種英雄傾向。最近漢魯在等着一個當店員的機會。

惠先自己認爲學織襪子於她最適宜，許姑娘給她找到了一個地方，下個月一號就可以開始學。惠先快活得驕傲起來。襪子可以拿到家裏來織；她得半天織襪子，半天

讀書，再不然幫他們做點事。她覺得她的世界更大了，將來的那一個好世界的影子也沒那麼模糊，而是個輪廓很清楚，有了內容的活的東西。她覺她小時候雖然裹過一下子脚，可是努力起來不見得比別人走得慢的。

一切東西在她前面都活潑光明了起來。照照鏡子，她認為自己也像別人樣改變了一點樣子。她老以為她已經在這世界獨立了起來：她從前依賴母親，以後依賴三哥，現在——她一個人。

可是漢魯不那麼想。任之走了之後，她把惠先的担子全担在自己肩上；她的照應惠先比任之的照應惠先還適宜一點。她時時像母雞的保護小雞一樣。有時候見到許姑娘對惠先的關切，她就不大高興似地：

『好像這麼大一個人，一個人還照應不了哩。』

許姑娘也以為她自己來照應惠先比漢魯好，她說：

『惠先不能再受你的所謂英雄教育了。』

『媽的巴子！』

於是漢魯批評許姑娘，說她惟一的缺點是個性強。

『你從前在學校裏就是一個性格頂強的傢伙。』

這話她聽過不止一次：每次別人說她個性強，她就笑笑，不否認，也不承認。

有時候惠先覺得無聊，可是想到下個月就可以學織襪子，她又活潑了起來。這個月還有一二十天，每天坐在家裏看看書，跟漢魯散散步，有時候湊巧陶爺跟老木都沒有的時候，他們就全體出發去找朋友，像螺螄釘，老龍，司徒姑娘，許姑娘那些。

第二天是十一，他們下午又全體出發去找老龍。老龍住在一位梁先生家裏。梁先生是個五十上下的人，租了三樓的一幢房子，把住不了的房間都拿來招待一些年青的窮朋友。那位司徒姑娘也住在他家裏。

他們到的時候，梁家已坐着一大堆人在談天；許跟螺螄釘也在座。此外還有個也是二十來歲，穿件髒棉布袍，臉上很黑的一位先生；惠先第一次看見，據介紹是仲諾

——名字似乎聽見過幾次的。

「操得，螺螄釘你們怎麼也來了。」

主人梁先生談着湖南的一些軍隊的事。他老在談話裏露出些感慨的意思：他老了，身體也不行，不然他可以把家眷安頓到家鄉去，來幹點他想幹的事。現在他只能在物質上幫助一點，譬如替在難中的革命者捐點錢，替日本工廠罷工的工人捐點錢。那位仲諾談着昨天的追悼會，追悼在南京死了的楊烈士。

「秩序好極了，」他啞着嗓子說。「出了會場，抬着棺材遊行，喊口號。嘿，什麼口號都叫了。真痛快，他媽的拚命地喊，喉嚨喊得啞成這樣子。他媽的所有的積憤都喊了出來。……」

司徒姑娘大笑起來：

「爲什麼有這許多積憤？」

「想必是天氣太乾燥了，」螺螄釘說。

『操得，昨天他灌了腸，全出來了。』

『他媽的，老子說正經話，你們倒……老木我這衣裳好不好？我可以演劇吧，化裝得不壞哩。』

『那陳大悲少了一筆生意了。』

停會仲諾又起勁地說了下去：後來把棺材放到什麼園，又遊行，叫口號。

『有個三道頭抓一個人，大家一衝，搶出來了。……』

『三道頭？』惠先問。她以前聽許說過一個『三道頭』她當時忘記了問她。

『是啊三道頭，這名字的來歷我可不明白。』

於是他又往下說，一直說到羣衆被巡捕用水沖散。

惠先臉上發了光，瞧瞧許姑娘和漢魯，示意地微笑着。她想：

『我假如在場那多好！』

司徒也說她可惜昨天有了別的事沒在場。

仲諾報復一句：

『你如在場也可以把積憤都拉出來。』

『不好笑不好笑。』

陶爺瞧着她，在肚子裏說：

『她進步得真快。』

她以前愛修飾，愛講點趣味，無論對什麼人說話都很矜持，像個所謂老於世故的人。現在她穿着藍布棉袍，老布棉鞋，臉也比以前黑。她說她到她們的讀書班裏不能帶眼鏡，這使她非常吃苦，她眼睛是近得可以釣。她現在說起話來像大刀闊斧，有時候帶句把『他媽的。』

陶爺在沒跟漢魯同居以前向司徒表示過他愛她，那時候他不見得懂得她，也不懂得自己。他於是想，他自己進步可也不算慢。

螺螄釘有時候沉默得叫人難受，這裏他老不言語，常瞧瞧許姑娘，似乎在滴溜着

些什麼事。

『請下樓吃飯，』梁太太走了進來。

只許跟螺螄釘留在樓上：他們吃過飯了的。

螺螄釘伸個懶腰，坐到許的旁邊，開始長篇大論地說起話來。

飯後漢魯第一個先上樓。她剛要進房，可是在房門口站住了，她微笑着聽着。

『別演戲了罷，』許的聲音。『爲什麼一定要說那個？』

『這是種歷史的必然，』這是螺螄釘。

『你現在提出來不是時候。』

『那你對我那個不那個？』

『所謂那個我一點沒想起。』

『哈，我知道了。因爲我醜，是不是？』

『笑話。』

『那我可放了心；別的缺點好克服，臉子醜是克服不了的。』

『好了，不要儘說這些話了。』

『那麼叫我怎麼辦呢？』

『把我當作同性的看。』

『好罷，那咱們就同性愛。……咱們同性到什麼時候？』

許笑了起來。……

漢魯一把推開門：

『對不起，媽巴子老子可要進來了，門外冷得慌。』

『忘八，』螺癩釘說。『你還那麼有興致，別人在鬧悲劇哩。』

回去的時候漢魯對老木他們說：

『奇怪。我總以為螺癩釘對女人是神經麻木的哩。』

『唔，』老木沉重地。『他似乎很冷酷，人真是多方面的；真想不到螺癩釘有這

末一手。』

陶爺額上打起皺紋：

『螺絲釘要失敗的。』

『爲什麼？』

『我覺得他那種姿勢是不適於這種事的：戀愛應當要有戀愛的姿勢。那姿勢呢……』

他把兩手舉了起來。

『那姿勢呢……』

『那姿勢就是伸開了兩手，』老木說。

『操得！別人正是嚴肅的時候，你倒來……』

『漢魯，陶爺那時向你進攻是不是這樣一個姿勢？』

突然陶爺大笑。

『爲什麼笑？』

『我想起……我想起……當時老木也打算向你進攻的，他……我却趕先追上了……』

『操得，』老木也笑，瞧了漢魯一眼。

漢魯叫道：

『媽的巴子不准說了。』

惠先低聲說：

『漢魯害羞哩。』

十七是星期日。一早，漢魯他們坐電車到西門。可是電車在小東門就停住了。

『西門勿去哉，』賣票員說。

『路道？』

『前面有鄂商子。』

大家下了車。惠先低聲問漢魯『鄂商子』是什麼。

『學生子，』答。『你聽話的本事真太不行。』

他們向南走。許多工人和學生的隊伍，手裏拿着旗子，一捲捲的傳單。

惠先興奮起來，脚步跨得快了些。可是漢魯三兩步一跨，趕到了她前面。陶爺兩手裏哼着進行曲，把自己的步子走得像隊伍的一樣快慢。老木臉發紅，不知不覺地兩手抓着拳。他們瞧瞧那些隊伍，那些隊伍的人也瞧瞧他們。走着走着，他們四個人的步子跟那些隊伍的步子都一致了。

『一，二！一，二！』老木數着。

惠先回頭瞧了他一眼。她生怕自己步子短了會落後，就拚命跨着大步。到公共體育場門口，人更多了，流水似地往門裏走。

門口站着許多軍警。門上掛一條大白布：

『市民抗日聯合會』

陶爺他們走了進去。

團體已經到了很多。大小旗子飄着。傳單在到處散着。

『傳單現在不要散，遊行的時候再散！』

有些傳單在空中飛着。

『傳單不要亂散呀！』

所有的熟人差不多全到了。老龍很高興，老拿着帽在手裏揚着。司徒帶了眼鏡，眼睛顯得有了神，看來似乎臉上發光。

『螺螄釘同許姑娘呢？』

『他們有他們的隊伍，』司徒說，『他們有同行公會。』

他們找着旗子，果然許和螺螄釘站在一面旗子後面。

『喂，不要亂散傳單！』又有人叫。

一些小紙條在空中飛，落到地上，落到人頭上手上。這許多紙條都印着同樣的字：

『打倒×××』

於是有人叫起來：

『反動傳單！』

『哪裏來的！』

『誰發的？』

『大家注意！』

『查出來打死他們！』

會場裏所有的頭都動了起來。

『是這兩個人散的！』

『打！打！』

幾百隻手把那幾個人抓住了。

『打死這些反動的傢伙！』

旗子暴怒地揮動着，人們都往主席台北邊擁，幾百幾千的拳頭對着一處打。

『還有一個也是他們一道的！』

『打啊！打啊！』

『觸那娘，逃脫一個了！』

過一會老龍帶跑帶跳地跑了過來。

『嘿，真痛快，我也打了一拳。』

『打死沒有？』惠先問。

『沒有。』

老龍於是說那反動的傢伙一共只有三個：那一大網傳單是他們三個帶來的。這麼一打，一個先逃走，兩個打得差不多，給巡捕抬到醫院去了。

『這種大會要給珂看見，一定會給她力量的，』老龍又說起他的珂。

『打倒×××！』

『×××萬歲！』

『槍斃反動的忘八蛋！』

主席台右邊燒起熊熊的火來：燒的是大綏反動傳單。

『燒得好！』

『可惜沒有打死！』

兩個滿臉黑灰的童工跳起來叫：

『打倒觸老的走狗！』

『打倒觸老帝國主義！』

『好小子！』一個北方口音的叫。

一個二十上下的女工向那兩個孩子：

『你們是××廠的？』

『唔。』

『那是觸老開的。』

『觸老開的。』

又跳起來：

『打倒帝國主義的觸老！』

他們手裏有兩捲傳單，就拿來散。

可是那女工把傳單還給他們。

『我們是用不着發的：要發就要發把外面人。』

他們把牠又捲到一起，又叫着。

『擁護……』

可給別的口號掩住了：

『民衆武裝起來！——』

打倒日本帝國主義!!!

許多人跟着叫。一個穿藍衫的有眼病的人在大家叫了之後他再喊了一句，帶江口音，聲音比什麼什麼人的都洪亮，全場都聽見了。大家拍起手來。

前面有個人叫：

『打倒口口口！』

『什麼!?!』

這有眼病的一把拖住他。

『什麼，你說「打倒×××」？』預備打的樣子。

『沒有哇。我說的是「打倒□□□」。』

『那麼×××呢？』

『萬歲！』

『好兄弟！』拍拍那人的肩。

聽到的都拍起手來。叫：

『×××萬歲!!!』

『先與奮得血管都要破了。她瞧着那個有眼病的人，她覺得他非常偉大。有個人跑過來一把抓住老龍：

『嘿，我當你們沒來哩。』——是仲諾，嗓子沒上星期啞了。

『你站在哪裏呀？』

『那邊。……先有三個反動分子你們看見沒有？嘿，打得真痛快。他媽媽的，

通！』

一個帶眼鏡的瘦子對螺絲釘說：

『來了兩個日本領事館的偵探。』

『在哪裏？』

『不曉得跑到那裏去了。上星期的追悼會，有兩個日本學生演講的，這兩個偵探當然也是看看有不有日本人。這兩個偵探我認識的。』

主席台上的人拿着號筒向台下說起話來。

開會了。

一條條的議案向台下報告。

『通過！』

『通過！』

旗子飛舞着。口號又雷響似地叫起來。

『××救國會的提案……』主席台上說。

『不接受！不接受！』

『這是反動分子的會！』

『打倒牠！』

主席台上就擱下了這個議案，提出別的來。

演講的時候，台上喊口號喊得更洪亮了。那些演講的只在三五分鐘裏講完他的話——可是這『話』字有語病，不如說是『口號』。似乎因太憤激了，預備着的話會忘了的，等走下台之後他才想起有許多該說的沒說到。有人也許預備一些比較深奧的學

曲的句子，可是現在全用不着。演講的一個個輪流着：許多工會代表，學生代表，文化團體代表。他們每個代表的話都差不多的，都是大家心裏有了的一些話。可是台下的聽者一點不感到單調，同樣的一番話，再重復一遍，像就又有牠的新意義：這樣的話，即使復說再幾千遍幾萬遍還是那麼吸引人，那麼叫人興奮的。

每個代表一講完，台下的人就狂叫起口號來。這些人裏面也有教授，有所謂名人，有些什麼『家』之類，現在他們可全像小孩子。他們臉紅着，手裏拿着傳單。別人喊他們也喊。往日站在大學講台上對學生們板着臉，現在都蹦蹦跳跳的了。

『現在，高麗的代表……』——主席台上的介紹。

『高麗同志萬歲！』

『弱小民族聯合起來！』

『打倒日本帝國主義！』

那些演講的代表們還沒輪完。主席台忽然又對下面報告：

『各位同胞！現在有個緊急報告，所以演講只好停止。……我們開會的時候，有兩個同胞進來，被警察抓去了。……現在我們討論辦法。……』

『同市政府交涉，要牠釋放！』

『到市政府去！』

『到市政府去！』

『有人提議我們到市政府去，各位同胞贊成不贊成？……』

『贊成！』

『贊成！』

『通過！』

『到市政府去！』

上萬的頭動了起來。上萬的旗搖了起來。

『各人站到自已團體旗子下面去！』

『站到自己的隊伍裏！』

哨子到處吹了起來。

一隊隊的人出了會場。

門口的兵警們向羣衆笑着，接着別人發給他們的傳單。

『打倒日本帝國主義！』

女工們唱着進行曲，按着脚步，高聲地勻出那很強的旋律。於是前後的隊伍都有。歌聲一完，口號就接着轟了出來。

路旁的老百姓瞧着叫好，拍手。

『同胞，參加！』

有幾個跑進了隊伍。

『參加呀！』

『一道去呀！』

隊伍沿河走着。河以北是『法蘭西』，橋口上加崗地站着巡捕和三道頭，鐵門緊緊地關着，斷絕來往。羣衆高叫着『打倒帝國主義』。

對河站着的許多中國老百姓，都望着這邊拍手。

這邊也狂熱地拍手：

『過來呀！過來呀！』

突然前面隊伍停住了。許多人散到了路旁邊去。

『怎麼停住了？』

『前面攔住了麼？』

『衝上去！』

『衝！』

『大家鋒上去！』

「一個糾察跑了過來：

『沒有什麼。是有許多人撒尿。……』

的確不錯：那些散到路旁邊的都在小便，因此隊伍無形停了步子。

『好了好了，走！』

路上的警察們向羣衆笑。

有幾個對警察喊：

『過來呀，參加遊行呀！』

『參加呀！』

『一道去，喂！』

『對不起，』那些警察說。『我們離不開崗位。我們下了班再……』
給他們一些傳單，又趕上隊伍。

隊伍走過市政府的後門。

市政府牆頭有兵士戒備着。大家叫：

『士兵同志！』

把槍口掉向帝國主義!!!』

『把槍頭子掉過去——對着東洋帝國主義！』

傳單沙啦啦飛過了牆。兵士接着傳單，向大家點點頭，就靜靜地去讀。

女工們唱着：

『農工兵，聯合起來向前去！……』

市政府大門關着。牆頭上也站着兵。

隊伍散在大門口的廣場上。

『要市政府把人放出來！』

『同市政府交涉！』

許多人站在市政府門口，跟那些守備着的軍官談。

軍官先說了抱歉的話：關門是不得已，爲的怕有搗亂份子混在裏面，不得不防。

現在要交涉，大家都進去是辦不到的，只好請大家派幾個代表。

廣場裏一個穿藍布衣的大塊頭，手裏一面旗子：『總指揮』。他把旗揮着，叫大家

站好。

『站好站好！我們討論辦法！』

靠南的土堆成了主席台，有個人拿號筒向大家叫，趕快進行討論。

每個團體裏派了兩個代表，排着隊到市政府裏去。

羣衆四個一排，站成一個圓形，走着唱着歌。

沿廣場東邊的路上，由南來了許多摩托，載着警察。

『巡捕同胞！向帝國主義衝啊！』

警察們用散兵線的形勢站在羣衆的四面。有幾個跟警察說話，給長官阻住了：

『對不起，請別跟他們說話；怕誤了他們的事。』

那拿『總指揮』旗子的叫：

『大家不再走開；沒有大會的議決，我們死也不要走開。』

『不走開！』

『死也在這裏！』

大家還沿着廣場，排成個圈形地走着：斬齊的步子。手牽着手。叫着。唱着。

『殖民地民衆呀』

『一致起來！』

『民衆武裝起來——打倒日本帝國主義！』

那總指揮的旗子搖着：

『不要叫了：前面代表在那裏說話，聽不清楚。』

惠先夾在許和漢魯中間。她覺得她飛了起來。

『我從來沒有看見過像這樣的市民大會，』她說。

過會又：

『我今天好像懂得了許多東西。』

『你吃力不吃力。』

『我沒有工夫去想到有沒有吃力。』

走在漢魯旁邊的仲諾說：

『今天惠先進了生活學校的預科了。』

惠先向他笑一下：

『這比看書有用得多哩。』

『今天我嗓子又叫啞了。』

『又把積什麼的叫出來了吧。』許說。

『媽媽的！』

惠先想起許有那麼好一副唱歌的嗓子，她抽口氣：

『我不會唱歌。以前我沒有想到過唱歌哩。』

『操得，』陶爺在後面一排跟螺螄釘說着話。『吐膈孽夫懂得這種情緒麼？……』

喂，老龍，那些吐膈孽夫小說給劉教授借去了，你去慫恿他買罷。操得！』

老龍想：這時候他的珂要是在這里可多好，她定得興奮得叫起來的。

陶爺想叫幾句，想唱幾句，可是有人說過請大家別叫。他有滿肚子東西想發洩，

於是跟這個跟那個說了起來：

『司徒姑娘！』

『唔？』

『你……操得，沒什麼！……仲諾，你的積憤，操得！……老木你可把今天的事

寫個劇本呀。……！

老木正要回答，陶爺又扯到別的事上去了：

『螺獅釘，我以前錯誤了；操得，我做了英雄的夢——你常常罵我的。……以前我總以為我自己常是不錯的。我總是覺得我現在做的事寫的文章太無聊，太平凡——操得，平凡的反而是什麼？是偉大呀。真是糟透了，操得，竟去想什麼偉大不偉大！……現在我懂得了生活的意義：我現在做的事一點不無聊——有聊極了，而且還是……而且是……』

『爲啥代表還不出來呀？』許多人叫。

『等了許久許久了。』

老木掏出錢來看：兩點差五分。他們才覺到他們沒吃東西，肚子有點餓。

又等了許久，代表們出來了。

『捕去的人解到法院去了。』

被捕的人沒在這里。於是又開始討論：組織了一個營救的委員會。

隊伍離了這裏，遊行。

走着走着忽然有一面耀眼的旗子。

大家狂喊：

『萬歲!!!』

接着唱歌。

惠先緊抓住許和和漢魯的手，孩子似地叫：

『哈!』

她幾乎把她們倆擁抱起來了。

過不會兒有許多這樣的旗子。路旁的人轟出掌聲。叫『萬歲』。

『可惜通不過租界，不然到虹口去那多好!』

『帝國主義觸老要發抖哩。』

到了要散會的時候，大家把手裏的旗子沿路插着。

「嘿，好傢伙！」

「嘿，簡直換了個世界！」

惠先他們一回家，腳痛得抬不起了。

「真疲倦！」

他們疲倦得想睡，可是一想到今天的市民大會，就心跳起來。

第二天漢魯對老木說：

「昨天晚上惠先在夢裏老叫喊哩。」

「昨晚我做了許多夢，夢見還是大家在街上走……」

許和螺螄釘找陶爺他們。

一進門，螺螄釘聲明似地說他是在北四川路遇見了許，就一同走了來的。

『操得，那有什麼鳥關係，』陶爺說。『同來就同來，不同來就不同來，聲明什麼，操得！』

『多俏皮啊。』

許彷彿沒聽見似地說着別的話：

『我們剛走過所謂北四川路，看見許多人。店家都關了門。人行路上有一灘

『什麼事？』惠先吃了驚。

『不曉得。……還有許多日本的所謂海軍陸戰隊走來走去，比平常還多。』

老木坐着，肘掌在大腿上，俯着上身，眼釘着許。

『去看看吧。』

『是不是打架，操得？』

『怕沒那麼輕鬆，』螺獅釘透了一口氣。

桌上放一面鏡子，正對着螺獅釘。他罵了一句『操他媽的』，把鏡子仆着；他不敢

瞧鏡子，他嫌自己太醜。

漢魯跟許相視而笑。

『笑什麼，』螺獅釘說。『臉子的缺點是克服不了的。』

有人敲房門。

陶爺大聲地逼一口上海話：

『跑進來好哉。』

房東太太進房，手裏一封信。

『操得，任之的信！』陶爺高興地說。『謝謝儂。交關好東西。迭封信阿是剛剛送到格？』

房東太太張大了眼瞧着他；她一句也不懂。楞了好一會才跑了出去。

螺絲釘於是鄭重地告訴許：房東太太是上海人，所以陶爺剛才的話她一句都不懂。

大家擁在一起看信。

任之告訴他們：他母親的後事已經辦好了，他的太太也給安頓到他的母家。他馬上就得出來，多半就預備長住上海。他還得帶他們家鄉東西來：醬肉，還有種什麼燒餅，他還把這燒餅描寫了一大堆，『如果還想像不出這是一種什麼燒餅，便請一詢舍

妹王姑娘，卽知其詳』。他還預備帶兩瓶什麼酒來。又說了些那邊的新聞，問了上海的情形。

惠先想起那些所謂家鄉風味，她起了一種說不出的感覺。

『那種燒餅你們一定沒有吃過。真好吃極了。我有許久許久沒有吃到，連看都沒有看見。……醬肉也很好的，做法跟別的不同。』

她想起她的家鄉：全是山，全是樹，全是田。上海可見不到這些。她的家鄉什麼都還好，只是人壞。要是她現在回到家裏去，大家一定要驚異她變得快哩。她跟男朋友们談天，一起玩，甚至於——當着男女朋友們的面她上馬桶！這些都是受了漢魯和許的影響。而且她強點了起來。

螺釘邀許同走的時候，他一定要陶爺他們送。

『我疲倦得很，操得。』

『你們也得到北四川路去看看。』

『晚上就可以知道是什麼事。至遲明天看報……』

『不，一定得送。』

陶爺瞧瞧漢魯表示問她怎麼樣。漢魯不大高興，不言語。

許一個人輕聲唱着歌，大衣夾在腕上。

忽然漢魯說：

『送送送。大家去。……待會兒，老子還要撒泡尿。』——一面攙起衣裳。

三個女的走在前面說螺螄釘。三個男的走在後面閉着嘴，陶爺額上橫橫豎豎打着好幾條皺紋。

螺螄釘說：

『老西有句詩：「朋友，不要把你的悲哀放在前額。」……喂，漢魯，走這條路。』

『這條不是一樣麼？』

『你們那條不好。』

『爲什麼？』

『你們依我的走就知道。』

『那有什麼關係。』

『那再會罷，』螺螄釘轉向自己所指的一條路。

那兩個男子不知不覺跟了他過去。

『媽的巴子，』漢魯咕嚕了一聲折回來也跟着走。

北四川路底的那些店家真關着門。日本海軍陸戰隊本部門口有許多人在看熱鬧：

一批批的日本男子從門口走出來，旁邊有日本兵肩着槍同走，像是押解什麼犯人，又像是保護。

『忘八蛋，』漢魯對着螺螄釘。『你要走這條路是想要走過日本軍營門口，是不

是。媽的巴子幹麼不早說？』

那些日本人向南轉，又向東去了。

『什麼事？』

一些小孩在旁邊叫：

『東洋觸老！東洋觸老壞來西！』

那些日本人開的店門口都貼着一張紙：

『……支那人……蓮花教僧……殺……國民政府……膺懲……』

『什麼話，膺懲國民政府！』

事情有點明白了：中國有人弄死了一個蓮花教和尚，他們開會，要——『膺懲』！

第二天一早，全上海更緊張了起來。昨夜半夜裏日本浪人燒三友實業社，還打死了一些人，有個華捕也給打死了。

接着日本領事要求上海市政府解散所有的抗日會。接着市政府答允了這要求，下令解散一切的反日團體。

接着天道庵路寶山路一帶堆起沙袋，放着鐵網。

日本的海軍陸戰隊弄了些鐵甲車，小摩托車裝着輕機關槍在江灣路，北四川路，排着奔來奔去。

可是一方面，反日的情緒高漲着。

第三天，老木邀朋友們去看一個遊藝會，爲了給東北作戰的部隊募款。

他們演了兩個劇本：工場夜景和急電。急電的作者劉先生告訴老木，這戲他們排演了一個月哩。可是兩齣戲都演得不起勁。可是有許多觀衆的情緒都緊張着，一演到頂點，就叫起口號來。

『老木，』有個人叫他。『別儘看了，我們的活動新聞要上台了。老朱在找你哩。』

一個男子樣的女子，手裏夾一件破大衣，跟老木他們站在一起。她問：

『什麼新聞？』

『日本暴力團的殺人放火。』

前面有一個穿狐皮袍子的青年在跟些女太太們打手勢發議論，一下瞥見螺螄釘，忽然跑來招呼：

『羅先生。』

『認錯了人吧？』螺螄釘遲疑地。

『沒有認錯。羅先生不認識我了麼，那天在楊先生家裏同吃過飯的。』

說了掏出一張名片，象牙紙的，字是仿宋體，名字上面有個頭銜：

『好眼兒救國會幹事兼編輯部發行主任』。

『是……唔，失敬失敬，』螺螄釘瞧着名片，『我竟不認識了。』

那位幹事掏出煙來。接着瞧瞧跟螺螄釘站在一堆的人：

『這幾位是？』

『不必介紹罷，他們都是沒頭銜的人。』

『取笑取笑，』幹事笑起來。『這幾位好像是……』他指指那男子樣的女子，和那位劉先生。

他們臉子對着台上，不理他。

螺螄釘說：

『那是兩個朋友。』

那位幹事搓搓手，認定螺螄釘做了談話的對手。

『中國真是糟極了。』他慢慢地說。『這是國人沒好心眼兒之故。假如大家有一顆好心，中國早強了。所以敵會極力叫喊，叫大家拿出一顆好心來。……那些官僚政客，買辦，軍閥，天天坐汽車，吃大菜，國事是不問的，中國亡不亡他們一點不在乎。敵會會長有過一篇文章，大罵這批人，羅先生看見這篇文章沒有？』

『唔？唔。呃呃。』

『羅先生看過的吧。他這篇文章真痛快極了，不是麼。他說我們應當吃這般人的

肉，像吃海參魚翅一樣，哈哈大笑，俏皮極了。……至於工人農人呢，他們每天忙工錢都忙不過來，而且二呢他們無知無識。你問問他：昂昂溪在哪里？錦州在哪里？齊齊哈爾在哪里？日本內閣大臣叫什麼名字？本莊繁是誰？馬占山是不是旅長出身？他們一句也答不出。叫他們去救國當然不行的，羅先生說是不是？……因此我們……我們……當然心地總要好，才可以救國。……我們敝會有幾條信條，會員都要照辦的。……』

他掏出一張紙念着：

『第一，每天要儲蓄幾個錢——起碼一角大洋。二，每天要讀有益的書。三，每天要運動數十分鐘。四，每天要寫大字兩張。五，每天清早要靜念「拿出好心眼兒來」三十遍。……十二，每天要推銷本會刊物五十份以上。……』

把紙塞進口袋，抽口煙，又往下說了。

『這是救國入門，是敝會會長發明的，不過兄弟也貢獻了一點意見就是了。……』

究竟中國不是沒有希望的，羅先生的意見怎麼樣？」

『的確不是沒有辦法的，』那個隨口答。

『那麼據羅先生看來……羅先生從哪點看來中國是有希望的呢？』

螺螄釘瞧了那個一眼，搔搔頭皮，楞了一會兒。

『唔？唔。呃呃。唔，因為救國的花樣很多呀，』他很不服氣地說。『貴會主要是張好心眼兒的，可見心臟就可以救國，對不對。上次有幾次教授絕食救國，那是用腸胃救過了國。……救國的花樣很多：五臟六腑都可以救國的，對不對。將來還可以用大腸小腸救國，用肛門救國——說不定已經有人用肛門爲國爭光過哩。……』

『兄弟想請羅先生……』

『怎麼？』

『兄弟想介紹羅先生加入敝會。……』

『但是抱歉得很，我怕沒有工夫寫大字：貴會會員不是每天要寫三張大字的

麼？」

『只要兩張。』

『唔，兩張。還有呢，什麼別的每天一定要做的，我恐怕都沒有工夫。』而
且……』

台上有人說話，台下人的注意力全給吸引了去，螺絲釘那些不順嘴的話就給打住了。

一個工人在台上說話。

『……我們是××紗廠的，這紗廠是東洋人開的。……我們全都罷了工。我們罷了工很久了。這是我們應當做的：我們非打倒日本帝國主義不可！……不過我們沒有工錢了，沒有飯吃了，我們大家苦極了。……我們一定要同東洋人鬥爭，我們一定不復工。……所以要請大家捐幾個錢，這樣我們才好維持下去。我們鬥爭得苦極了。……明天廠裏就要發工錢了，事情是很急的，捐錢越快越好。……只要大家有了一天的

飯錢，我們這罷工是會罷下去的。……我們無論怎樣不復工。……」

這里他聲音哽了起來，用粗手去擦眼睛，彷彿又有點不好意思。

「我們是不會說話的，我們只有做出來的事情把大家看見。……我們全體都堅持到底的。……」

突然陶爺舉起一隻手來，興奮地叫：

「援助罷工工友！」

「堅持罷工到底！」

「打倒日本帝國主義！」

全場也都和了起來。

「鬥爭到底！」

「打倒日本帝國主義！」

坐在陶爺前面一位帶孩子的太太，趕緊用手掩住孩子的耳朵：怕嚇壞了他。可是許多人都喊了起來。這位太太恐怖地四面瞧瞧，對一個像是她老爺的人說：

『哪哼要格個叫法。……回去。……』

他們趕緊就走了。

一些老太太也拿起她們的圍巾就走。

● 『打倒一切帝國主義！』

有幾個帶尖頭帽子的人說：

『格個叫法！』

『東洋人一跑子進來，那末尷尬哉。』

『走罷，阿好？』

可是台上又開了幕。台上放了些叉子棒子刀子。

『再看一歇。真刀真槍，蠻好白相。』

於是又坐了下來。

『阿是三本藏公鷄？』

『勿是格哦，』那個瞧瞧台旁的一張紙：『國技。——打獅獅拳。遞個好白相。』
台上站着一個穿黑綢皮袍的大個子，把手對台下一拱：

『各位朋友。現在我們來表演國技。……國技格樣末事交關重要，大家身體練強子，那末可以：倒東洋人。……國技可以救國。……現在先請格位來表演，』他指指一個蒼黃着臉色的瘦子，『格路拳有名目，叫「八仙過海」。……』

那黃皮瘦子苦着臉一拱手，八仙就過起海來。腿子這麼一踢，那麼一伸，忽然把腦袋頂到地下，撲篤篤！——一個筋斗。

『好！』

『哧，好！』

台下拍起手來。

以後動了刀，動了槍，鏗鏗鏘鏘的響。翻筋斗。

『好！』

『好末事！』

『老三，幾個跟斗翻得無啥，哦？』

『唔，好白相得來。』

站在陶爺那邊一堆人談着別的。許對那位男子樣的女子說：

『我要做篇所謂文章：「筋斗救國論」。』

『這筋斗要什麼時候才完呀，操得？』陶爺額上打起些皺紋。

司徒笑着：

『先前那位好心眼兒救國會幹事對螺獅釘發表了「心臟救國論」哩。』

『下面就是活動新聞了吧？』

劉先生一面跨出步子，一面說：

『活動新聞我也去演一個。』

『扮什麼？』

『扮日本浪人。』

『好，看你的。』

『我的天老爺，得救了！』螺螄釘瞧見台上放下了幕。

可並不是活動新聞，是——一張綠紙貼了出來：『不愛江山愛美人』，一個什麼歌舞團演的。

台下有人拍手。

台左方放了架鋼琴，另外有兩把洋胡琴，一把洋琵琶，一根洋鐵做的簫。幾位長頭髮大領結的西裝朋友，一屁股坐下，就哩哩啦啦吹打起來。據介紹，他們是中國頂頂大名的音樂家；一點不錯，瞧他們那股勁兒就知道。他們胸脯子挺得像公鷄，每人

面前放一份樂譜：簡譜，阿拉伯字的。拉洋胡琴的因爲配音的時候太匆促，有一把洋胡琴的音就比鋼琴的高半個音，那一把恰恰相反：比鋼琴低半個音。他們都吹打得很快，你要是從門口走過，你就得想像你是走過一個鐵匠店——一個小徒弟正在用他熟練的手法拿鑿子鑿鋸刀。

過一會兒台上跑出一個穿綠衣的女人，後面跟着一個女的——穿着軍衣。把身子那麼扭了不大一會就叫起來了：照着那些吹打的音調叫着，不過比那高半音的洋胡琴還高了半個音。叫得怪有力的，臉子掙得打起些皺紋，這張臉子——有老龍的話爲證——

『這正是螺獅釘便祕時候蹲在毛廁上的臉子。』

『陶爺說起上海話來也是這麼一張臉子，』漢魯的話。

『操得，我想吐膈孽夫寫文章的時候一定是這樣一張臉。』

許把膀子給大家看：

『你們看我的皮膚。』

那男子樣的女子說：

『我們出去罷，等他們叫完了再來看看活動新聞。』

他們大家走出了到後台的化妝室。

可是歌舞老沒完：愛了美人之後又是『草裙舞』——這有許多人叫采：

『扭得好！』

『再扭一回！』

『好一個曲線美！』

『好大的屁——股——哦——哦，得鏘鏘！』

『好哇！』

那位跳舞的跑進去之後，台下還有人不斷地叫：

『再來一個！』

『再出來扭一扭！』

『盞高兒！』

可是並沒『盞高兒』。

這回出來了一個十二三歲的女孩子，跳幾下彎彎腰，跳幾下用兩腿跨個一字，然後又不大靈便地爬起來，用手捶捶她的腰，像腰痛的老太太們一樣。跨了三回一字腿才跑了進去。……

讀者諸君以為這回總要開始演活動新聞了吧。可是別急，先看了那些彎腰跨腿的洋玩藝兒再說。你們如果真不願意看這些玩藝，那我介紹你們到後台的化裝室去瞧瞧。

他們預備演活動新聞的人都扮好了：日本浪人，日本兵，華捕，三友實業社的工人，中國老百姓。他們在閒談着。

角落裏坐着一個滿臉胭脂水粉的女孩子在捶着背，讀者諸君認識她的：她在台上

跨過三回一字腿。

一個打大領結的三四十歲上下的紳士對這女孩說：

『快準備！再下一場是你的同老七！』

『我剛才……我……』她胆小地瞧着那紳士。

『你怎樣？』

『我剛才舞得……我腰還很痛的……』

『我沒問你腰痛不痛，我只要你準備！……換衣裳去！快！……你敢哭！——我

一定……你敢哭！』

那紳士偷瞧了其餘的人一眼，他趕快對那孩子裝副和氣的臉：

『你要曉得你前途是無量的：你應當努力於藝術，藝術是可以救國的，不要怕吃苦，應當要有爲藝術犧牲的精神，這就是爲國犧牲的精神，懂不懂……我是鼓勵你呀……』

那女孩子早已一面搥着腰走到另外一間化裝室去了，那間是專爲那歌舞團而設的。

『這孩子！』那紳士又偷看了大家一眼，無限愛撫地這麼自言自語地一句，走了出去。

『那女孩子同那穿西裝的是什麼關係？』惠先問。

『那大男人花了幾個子兒，那女孩子就跟他學救國藝術。』

歌舞團的化裝室裏很嘈雜，同她們上台唱歌的那種嗓子說着話，笑着。

『勿要動手動腳！』

接着一個男子的笑聲：

『大家圓便圓便，勿要假正經。……喂，唐三昨日搭儂……』

『觸老！』

哈哈哈哈哈！……喂，唐二格個人哪哼，好吧，規規矩矩格閒話？』

『勿曉得勿曉得勿曉得！』

『啊噲！』

另外一個女人的聲音，用了一半國語一半上海話：

『唐三先生末真正是的大好老，做子經理，一眼架子也沒有，又有錢，又肯愛國，又熱心提倡藝術，提倡救國藝術。……老七真好福氣。……』

『勿准瞎三話四——哈格「好福氣」，壞福氣。……』

『規規矩矩；唐三格個人的確無，』又是那男子。

一個中年男子走到她們的化裝室門口對她們叫：

『出來出來！救國女英雄上場了。』

於是跑出了許多女的，精着腿子，上面穿着綢軍服，手裏一面青天白日滿地紅的旗子。還有一部分穿黑衣，手裏拿着太陽旗。

老木不耐地喊：

『活動新聞什麼時候上場呀？』

『他媽的，耽誤我們的時間！』

『我們就只是想看看你們的活動新聞，不然早走了。』

這麼談了五六分鐘，老木從外面進來：

『咱們不演了。遊藝會的幹事剛才跟我商量，請我們停止活動新聞的上演：他們怕哩，媽的。』

『怕？』

『怕台下的人看了活動新聞喊口號，』老木聳了聳肩膀。『口號一喊，日本浪人衝了進來可不是玩意賬，再不然日本兵跑了進來也夠受的。他們是這樣的意思。』

『操得！』

於是扮好了的都卸了裝。一些本是想看看活動新聞的人都預備走了。

『讓他們歌舞下去好了。』

老朱笑：

『這種歌舞是殖民地藝術。』

『殖民地藝術萬歲！』

他們走到門口。門口有日本紗廠的工人拿着竹筒向人募捐，他們是從中飯後一直站到現在的六點鐘。

許跟漢魯他們在門口分了手，許說：

『那天市總商會的聯合大公演的成績比今天好多了。』

惠先想：

『今天的也還不壞。』

不過她沒把這句話說出來。

老龍是個滿身是勁的傢伙，我對讀者諸君介紹的時候這麼說過的。他每天螞蟻似地忙着，彷彿他除了忙以外不會想到別的。你們假如看見他每天一早到汽車廠裏去，下午五點鐘才回來，星期日又要忙着找他的同事談什麼，找朋友談什麼，那麼忙着的生活，而我再告訴你們老龍近來日夜想着～件什麼事，你得驚異道：

『怎麼，老龍這樣多情麼？』

對呀，老龍是多情的：他日夜想着他的珂。他每天晚上要花兩三小時寫日記寫給她，把生活裏的每一面都詳詳細細記下來。最近他想把他的珂接出來。他拿這件事跟

朋友們商量。

『我一定要接珂出來。她在家鄉，環境太死了。到了這裏，我可以給她一點力量，朋友們也可以給她一點力量。』

可是朋友們是反對的。陶爺說過：

『你以前爲什麼要送她回去，操得？你是想要擺脫。而你現在……現在又要……』

陶爺是向來固執地說珂是沒有希望的。他額上打起皺紋，用右手食指敲着桌子，又嚴肅地聲明一些事：

『我呢，並不是因爲珂同漢魯吵過嘴我就看不起珂，她們的吵嘴完全是小孩子脾氣……是……珂是小孩脾氣，漢魯是有點英雄脾氣的。我沒有介意這件事，況且她們早就和好了。……我的意思的這樣：假如，這個人我對他加了力量下去，而他能夠起反應的，那我們力量不是白花的。反之，操得，假如這人是不會有希望的話，我們如有過分的奢望，那徒然是浪費了我們的生命力。』

可是老龍說陶爺太主觀。老龍雖然跟朋友們商量，他可以決定了要接珂出來，他彷彿只愛聽朋友們的一句話：『那好極了』。但誰都不那麼說。

那天晚上，他又跟朋友談這件事。那天陶爺老木他們四個沒在座。

老龍先結裏結巴說了老半天，說他怎樣每天把生活告訴給珂，如果通信一稀，珂就會給死氣沉沉的環境包圍住的。她來信常有埋怨的口氣，似乎他有意擺脫她，讓她一個人在家鄉帶着孩子，而孩子又愛吵。她現在教着書，她寫四五張信紙咀呪那邊的學校。

『她在那樣的生活裏只是一天天向死路跑去，因此我打算……』
他咬着指甲，瞧瞧大家的臉。

『因此要接她到上海來？』螺螄釘說。
那個遲疑了一會兒。

『我是……我們當然還要考慮。』

『這問題談過不止一次了，你常常駁倒了我的；你說我的了解珂不如你深。這是當然的。但是你要記住一句話：你別把你的太太當太太看，就是說你別以爲你的太太特別打武比衆不同的。你得把你們貴太太看做……』

『是的是的，我知道。這一點你可放心：我不會帶什麼有色眼鏡去看她的。』

螺螄釘點了一支煙。

『我懂得所有的朋友，可是我不懂得珂：以前大家在一起，從來沒表白過她一點什麼意見過。以前我沒跟她見面之前，陶爺對我說起老龍的愛人，他用了一個洋鬼子字來形容她：Charming。以後我所知道珂的恐怕也只有這點兒Charming。可是閣下您瞧瞧這上海，瞧瞧這年頭兒！這有什麼鳥用——這Char他媽的ming……』

『這當然是他的缺點，』老龍不大高興地。『不過近半年來她進步多了，她也很感到……』

『的確是進步多了，』司徒插嘴。『這我是知道的。』這裏她微笑起來：『Char

ming 也 Char 得好些了。』

於是老龍告訴鰲他可以給珂進行一個教書的位置，吃飯可以解決了。小孩子想寄養在他一個姊姊那里，即使不能寄養也不要緊。

『這樣就於我毫無妨礙了。』

『可是她教書位子一定可以找到麼？這裏有許多朋友都失業。要是她找不到職業，我相信像你這樣的苦日子她是過不來的。你又會像以前一樣，充當忠實的老爺，忙着些瑣碎的所謂家務。珂呢帶帶孩子，煮煮飯，跟你吵吵嘴。……』

『位置一定可以找到。』

『一定？』

『一定。』

『那當然好極了。我羨慕你的樂觀。不過許多朋友都找不到位置是事實。還有孩子也是問題，要是再生孩子……』

『決不生孩子！』

『不過這事是賭咒都沒有用的。』

『這不怕，』仲諾說。『我可以介紹一個藥方子給他。』

螺獅釘用力抽了口煙。

『你考慮了，一切覺得不成問題，當然好透了。一件事好的壞的方面都得看到的。現在壞的方面你認爲很輕鬆地可以解決，那接個把太太來是挺平常的事。』

『如果她來了，還是沒有辦法，趕不上，那我再送她回去。』

老龍透過一口氣，放心地坐到椅上。似乎說：

『好了，一切都解決了。』

『陶爺看起珂來似乎帶點惡意，』老龍板着臉。『他說珂絕對沒有辦法。他把漢魯看作英雄，又把自己看作英雄。那種神氣我認爲不對的。漢魯現在在家裏坐着做些什麼事呀，她等着些什麼呀。缺點每個人都有，陶爺假如把漢魯看做完全的人那真是

大錯誤，……」

許插嘴進來：

『漢魯現在等一個店員位置的消息。』

老龍把自己的話繼續下去：

『陶爺看人太主觀，老實說，漢魯同珂不過是五十步與百步。』

『你同陶爺是幾步？』螺獅釘問。

大家都瞧着螺獅釘的臉。

『你這個什麼幾步與幾步是笑話，』螺獅釘往下說。他臉子有點嘻笑的，大家都對他這張臉子起了點反感。『誰比誰都是五十步與百步。不過這裏是你跟陶爺之間有了種芥蒂，而你們兩個都拿些大題目來——或者可以說是所謂——鬥爭！陶爺說你那位太太不行，你馬上就「哼，你的太太呢，也有缺點！」……親愛的，我爲你悲哀。』

『你這態度不對！』老龍把臉子繃了起來。

『怎麼？』

『你這嘻笑的态度簡直是……是……』

『我應當怎樣呢？……我應該板起臉子，第一講，第二講，講太太分析學大綱，

是不是？再不然先向你磕個頭，「小生這邊廂有禮」，然後再開話匣子。……』

『我說你應當放嚴肅一點！』

『抱歉之至，我辦不到，我似乎沒有克服這一點的義務。你怕損害了你的自尊心，是不是？對一個稱得上是朋友的人我從來沒想到他的鷄巴自尊心。你如果早點聲明，我當然會對你……對你……譬如我先說的……』

許瞧着螺獅釘的眼睛，她嚴肅地：

『你這態度本不應當，無論對什麼人。』

『你也這樣說？』

『爲什麼我不應該這樣說？』

『這態度也像我的臉子一樣：我克服不了牠。』

『這樣倒也痛快！』許發怒地說。

『別吵了罷，』仲諾笑着。『說來說去說到牛角尖裏去了。怎麼由老龍的太太一跳跳得這樣遠？…… Ladies Gentlemen, 請回到原來的題目上去。』

大家微笑一下，沉默起來。

『幹麼沉默着？』仲諾叫。

螺獅釘把煙屁股扔到痰盂裏。

『我想不到你們那麼注意別人說話時的姿勢。我的姿勢是不嚴肅的。但是說話的姿勢有什麼關係——你們爲什麼不注意談話的內容？……我料不到皮膚上的東西也被你們批評。幸得你們沒指摘我臉子醜，不然我真……』

司徒瞧着地板：

『不過你這姿勢是容易使人誤會的。』

『不是什麼姿勢。』許說，樣子溫和多了。『螺螄釘有時歡喜賣弄點小聰明，這是這個的根源。這你自己也許沒意識到的。』

螺螄釘彷彿被人打了一拳。

『是麼？』

他想要反駁許的話，可是又似乎不敢。

仲諾搖着手：

『得啦得啦，不許說！』

『我們這裏是用不着所謂和事老的，』螺螄釘笑一下。

老龍站了起來，把兩個手攔在螺螄釘肩上。

『你對我說的話是對的，不過你那開玩笑的樣子使我不安。我沒有對你生了什麼氣。……我並沒有忽略了你的話的內容，你的話是對的。……剛才我也似乎太嚴肅一點，這是我應當克服的地方。』

螺獅釘把老龍兩個手從肩膀上拿下來抓着。

『不談了罷，你再說這些話我會臉紅的。』

許深深吸一口氣，慢慢呼出來。她說螺獅釘怎麼也克服不了好勝的心。她瞧見螺獅釘嘴動要說話，她趕快又說：

『我曉得你一定要說：「那麼你呢？」』

『是啊。你怎麼回答？』

『這用不着回答了。……你是知道了錯處都不肯改的。』

『那是笑話，』他抱歉似地笑着。『不過剛才老龍來得太厲害，我故意……』

司徒大聲說：

『那真該打！』

仲諾提醒大家：先談着的事還沒談完哩。

『那麼你的意見？』老龍掉過頭去。

那個聳了聳肩膀。

『我不敢說，一說司徒老爺又得跟我吵嘴。』

『你又是說凡是女子都沒希望的，』司徒挑戰地。

『不說了不說了。我覺得我的意見是對的。可是今天我不打算吵嘴，我喉嚨啞了還沒好，不便哇喇哇喇。無論你怎樣引經據典，總而言之，不管是在什麼時代裏，女人總是靠不住的一種動物。』

『又來了，你可不能把你遇到的一個女人拿來歸納所有的女子。』

『又來了，』仲諾放大了聲音，『你不要老記住你是女子就好了。』

仲諾跟一個女人發生過一點關係，生過一個孩子，後來那女的丟了他，他就對一切女人起了反感。司徒永遠記得自己是個女子，動不動就站在她的『女界』來說幾句話。她跟仲諾三兩句話就得吵起嘴來。

『女人的心理不能拿一般的心理來……來那個的。研究人類的東西不能用來研究

女人。」

大家笑起來

『那麼所有的科學只爲了男子而設了。科學應當分做兩部：一部是……一部是……』

仲諾趕快打斷她：

『我沒有說你司徒老爺不行，也沒有說許老爺不行。你們是女子，可是你們是男性的，又當別論。你們爲什麼讚美男性的，我問你？無非因爲女性這件東西是不高明的。我所說的女子是……』

『呃，呃！』

『我所說的女子是指女性的女子，並不是……』

『呃，呃！……你……你……呃！』

仲諾管自己說下去，司徒打不斷他的。

『女姓的女子，你們自己看了也討厭的。你們老是一聽見我提到女子，你們就疑心我把你們也包括了進去，尤其是司徒老爺。所以我說你不要老記住你是個女人，別人一提女人不行，你就想：「哦，我是女人呀，快把女人說幾句話呀，替所謂女界也著掙點面子呀。」這是用不着的。……』

『完全錯誤！』司徒很起勁地。『我並不因為疑心你說到我，我才來跟你辯論。我沒有想到我是個女子，我如果是個男子也一樣會這樣說的。……你一說到女子你就十分觀念論起來了。並且你應當分析折你這種論調怎麼來的：你是殘留了許多宗法意識。你自己知不知道？』

『我的天，宗法意識！』

『宗法意識。完全是宗法意識。……女子的能力一般的比男子強，例是舉不勝舉，可是沉澱在宗法社會裏的傢伙是不知道的，而且不敢去知道。』

『我的天，我要說些什麼感歎句子才好啊！』仲諾聽他的胸脯。『你們來斷！』

斷罷。我是什麼都說不出了；司徒老爺的話把我的魂嚇跑了，現在叫魂要緊。仲諾，回來。哦，來嘍。仲諾，從宗法社會裏回來。哦，來嘍。……你們大家說句公平話。許老爺，你是所謂女界裏的，你說幾句。」

「你這句話就錯誤，」許老爺開了口。

「糟透了，」仲諾自語地。

「你們吵了半天是白吵的。人類只有因為生活地位的不同，意識才會不同。從來沒有因性別而不同的。我對一個人從沒想到他是男子就怎樣，是女子就怎樣。」

他們瞧瞧螺螄釘。螺螄釘表示和許一樣的意思。

「我也認為你們的口舌是浪費的。」

「但是仲諾這種錯誤是有嚴重性的，」司徒抗聲說。「上次密斯林叫他做件什麼事，他竟非常不願意幹，他說：『她是女人，知道什麼！我可不能相信她。』你們想想罷，這關係是很大的。」

『夠了夠了！』仲諾叫。『這件事我挨過許多朋友的罵，你又來……你罵過我也不止一次哩。可是無論如何我是不服氣的。』

『我倒希望你堅持到底：女子叫你做什麼事，你偏相反，有個女人叫你吃飯，你偏不吃飯，吃糞。這樣倒也很偉大。』

老龍一個人不言語，只起勁地咬着指甲。這裏他格格笑起來。

『老龍救救我！』仲諾拍了老龍一下。

螺螄釘瞧了老龍一眼：

『老龍現在可沒工夫想別的事：老龍現在是唯太太的一元論者。』

他們沉默了一會。司徒剛想說話，外面喊着買號外。仲諾跳起來就跑下樓去。

『號外！號外！』

噯，阿要看東洋人格哀的美敦書……

噯，東洋觸老限念四小時答復……』

仲諾喘着氣奔上樓，手裏一張號外。

『日方無理要求……致最後通牒於我市政府，限二十四小時答復，否則將自由行動……市府在考慮中……』

『打他媽的一下！』

『事件展開了！』

『閘北寶山路天通庵路一帶都堆了沙包哩。』

『那有什麼用。打無論如何打不起來的。』

『那一帶搬家的倒多哩。』

老龍說陶爺他們住的地方有點危險性，頂好通知他們，叫他們小心，來不得可以

搬到這兒來住。

『放心罷，』螺螄釘說。『打是打不起來的。』

司徒問老龍：在這種局勢之下，是不是還一心一意要把他的珂接到上海來。

『什麼都愈加緊張起來了哩，』她末了加一句。

『這樣就尤其必要，』老龍斬鐵截釘地。『這樣的局面叫她看看也可以給她力量，使她進步的。她更應當趁這個時候來！』

司徒和許從蓬路轉向北四川路，向北走。她們是受了梁先生的請託，請她們叫陶爺他們四個小心，如果風聲不好，就暫時住梁先生家裏去。

『爲什麼路上這樣擠？』

北四川路全給車輛塞住了，全是往南的。十字街頭臨時加了巡捕和三道頭，可是還支配不了。蓬路的搬場車擠在口子上不能出去，拚命捏着喇叭，牠後面擠着一二十輛車動都不能動。那三道頭想叫北四川路的車稍爲頓一下，可是那些車子一輛一輛接看，像一條蛇。

人行路上站着許多人，慌慌張張向前面看。店家全關上門。

『出了什麼亂子麼？』

他倆也站到人堆裏。可是瞧不見什麼，只有汽車，黃包車，搬場車，每輛車子上都塞滿了行李衣包，人，籃子。

『這是第二次搬，』許說，開始走了起來。『第一次也有那麼多謠言，搬一大批，看看沒有事又搬回來，這回又搬。』

『看形勢好像很嚴重哩。』

『怎麼會打得起來。日本的所謂最後通牒，市政府不是全答允了麼？』

路上只有向南走的人，手上夾着包袱，女人牽着孩子，彷彿後面有人向他們追着的似的。每個人都用着匆忙的步子，男人們走在前面又怕女人落了後，回頭瞧瞧她們趕上了，就又跑似地走。他們小心地顧到自己的包袱，又得看管小孩子。有些小孩慌得哭起來。有些站在路這邊的要跟路那邊的說話，裂開了嗓子叫也聽不見，可又跑不到

對街去：車子是不斷的。

衙堂裏的人把些舖蓋什麼的全堆在衙堂門口。

『黃包車！黃包車！』

對街的黃包車過不來。這邊的車子又給別人搶着叫去了。那些車夫笑着：今天真稀市，拉一天抵得上兩個星期。

『黃包車！黃包車！愛多亞路，大世界斜對門。』

『五隻洋。』

『兩隻洋去吧？』

可是車子叫空了，想想五隻洋也不算很貴：遠得很哩。

『好好好，五隻洋拖去。』

把東西跟人一裝上車，就得救了似地想：好了，不怕了。接着又想車夫們真是不要錢不要命。接着又恨起車夫來：愛多亞路五隻洋，要是往日早就一個耳光劈了過去。

志靶子路口又擁住了一堆人。賣報的在人堆裏叫。時報上印着很大很大的紅字：

上海之

難關

今晚……

一些日本海軍陸戰隊的兵，十來個一排地向南走。

許說：

『看樣子真有點所謂緊張哩。』

所有的汽車行全都空了。電話和叫車的人還是不斷地來。

『連日本人都搬哩。』

真的，橫濱橋一帶的日本人，拖了女人孩子，慌慌地擁上車子向南走。女人的木屐零亂地響着。許多人站在空洞的汽車行門口焦急地等着：有中國人，日本人，西洋

人。他們相互瞧瞧，好像因爲同是逃難的人，彼此憐惜起來了。有個中國人的孩子踣了一交，一個日本人把他扶起來。那中國大人向他感謝地點點頭，那日本人就裝了副『理應如此』的臉嘴。

『他們那些日本小人物也會詫異：這種侵略到底是什麼意義哩。他們可知道這種侵略是爲的誰？』

『假如侵略他人而他們得不到利益，反而受到了損害的，那他們會懂得他們上了當，也會知道他們那一國侵略別人屠殺別人是爲的什麼。』

過會許歎了口氣：

『我母親不知道要怎樣不放心哩；我們家鄉裏關於上海的謠言一定很厲害的。』

『你們母女間很溫暖的，是不是？』

那個沒答。

司徒瞧了她一眼：她覺許有時有點孩子氣，或者是軟弱。

『我的母親要成了母親裏的母親就好了。但是她的生活……』

停一會許又活潑地說：

『每個人都有點矛盾的，沒有矛盾的簡直很少——可以說沒有。』

『我們出身不同的緣故。』

『那當然。……大眾也有矛盾的，不過和我們的不同；我們的矛盾是所謂自身的矛盾。他們的是……』

她們聽見許多人擁在日本小學門口看。日本小學門口掛了一塊木頭牌子：

大日本海軍陸戰隊第三隊隊本部

門口站着武裝的日本兵。屋頂上飄着日本海軍旗，那圖樣像隻紅色的蜘蛛。

『今天是幾號？』司徒問。『說不定今天會成了很大的紀念日哩。』

『二十八吧。』

『就二十八了麼？……十七的市民大會好像才過一兩天的樣子。』

『日子本來是過得很快的。……喂，有時候我也會偶然有所謂「人生幾何」的想頭的，你有沒有？』

司徒會心地笑一笑。

許又說：

『這當然是些舊傢伙作祟。不過太忙的時候是想不到這些的，沒有工夫去想了。』

『所以閒散是很壞的，一個人一閒下來就……』

『號外！號外！』

賣報的孩子飛跑着。許多人搶着買。並沒有什麼消息，跟時報上標着的差不多：

上海之難關。在這上着勁的時候，無論什麼號外都會有人搶着買的。

走到北四川路底，可沒那麼擁擠了。不過載人載包袱的汽車黃包車還不斷地往南流。店家還是閉着門。

日本陸戰隊司令部門口排着七八輛鐵甲車，一些小摩托車上裝着機關槍在奔來奔去：沿虹口公園向西去，不一會又回來。司令部隔壁的放鐵甲車的廠門口，守衛的日兵把槍橫擎着，像預備隨時就可以射擊。

一些外國的新聞記者在這門口徘徊。

『老木！』司徒叫。

『你們去找我們麼？』老木搖擺着肩膀走近來。

『你要出去麼？他們在家沒有？』許問。

『他們全在家。我要有點事去。……嘿，你看他們，多厲害的樣子！……謠言很多哩。』

『你還沒有看橫濱橋那邊哩。』

要分手的時候司徒告訴了他梁先生的意思。

『你事情了了之後就到我們那里去好了。梁先生很不放心你們。』

『好，晚上再見。……你看，這些鐵甲車又開始嚇人了。』

虹口公園門口一個兵打着旗語，那排鐵甲車就爬行了起來。沿公園向西。

她們倆也順着這條路走。

那些鐵甲車停住了，似乎要向天通庵路去，可是又折了過來，沿着江灣路，經過陶爺他們的門口，一直往東。

『你看看樓上是誰？』司徒望着陶爺他們樓上的走廊。『是漢魯吧？』

『是惠先。漢魯沒有這麼高。』

的確是惠先。惠先在樓上喊她們，一面掉轉腦袋就跑。

『惠先活潑多了，』許笑。

惠先在樓梯中間接着了她們。

房東太太正上着樓，她笑：

『哦唷，好朋友來哉。』

惠先忽害羞地把臉漲得通紅。

『許先生儂看時局阿要緊？』房東太太低着聲音。

『勿要緊格。儂怕勿啦？』

『吾是勿怕。』

等房東太太走了，許說這位房東太太真好，全上海怕只有這麼一位。

『她自己是大房東，』惠先告訴她。『她丈夫在商務印書館當工頭的。』

『操得，什麼工頭？』陶爺在房裏說。

『你在那里幹什麼？……翻文章。……糟糕、你不看看外面緊張到什麼樣子。』

漢魯在用很遲鈍的手法補着襪子。她問：

『怎麼？』

『真是一個所謂家庭的樣子，』許說。

『提起家庭兩個字陶爺就想起老龍。』

『老龍這幾天怎麼樣，操得；他還是一心一意要在上海打起公館來麼，操得？』

許把大衣脫下來：

『他說珂來於珂有好處。於他自己無壞處。生活不成問題。不生孩子。尤其在這緊張的時候，更可以給珂看看世界，得點教訓。』

陶爺額上打起皺紋，瞧了漢魯一眼，就伸出右手的食指敲着桌子打手勢：

『生成的太太料，就只做太太好了。要是每個人都要希望他怎樣進步是不可能的；要是全世界的人都那未進步，那麼歷史可就是個簡單極了的東西了，操得。老龍在別的方面只管精明，看別的事只管清楚，但是呢，』這里他很重地把食指敲一下桌子，又看看食指——敲紅了。『但是呢，他一對着太太，他就害了色盲的病。……老實說，珂是沒有希望的，她根本就不能夠獨立生活，什麼事都拖住老龍的袴腳跑，累

得老龍也跑不動。……』

司徒剛要說話，陶爺又說了一句：

『生成的太太料就專門當太太好了。』

『這話真痛快，』許想，沒說出嘴來。

『那也不能那樣說法，』漢魯把補着的襪子放到床上。『珂近來進步多了……』老

龍不該的地方是，他幾乎把珂佔了他大部分的想念，花了他大部分的工夫。』

大家閉了一會嘴。外面鐵甲車很響地走着。

陶爺問司徒：

『你剛才是不是想要說話，操得？』

『我有句話想說，忘了，』那個笑。

陶爺想：

『這也許又是她的世故。她現在有時候還是很矜持的。她愛面子。』

惠先站了起來走到走廊上，兩手靠着欄杆往下瞧。

那些鐵甲車沿江灣路從東跑回來，到轉灣角上站了一會才往南開去。小摩托舖舖地怪叫，排成一條水蛇似地向南轉了灣。

『就走罷，』司徒說。

『操得？』

馬上陶爺就記起了她們是邀他們住到梁先生家去的，他又：

『唔。……我們先到外面去看看形勢罷。』

『要不要帶什麼東西？』惠先掉過腦袋來問。

『不必罷，操得。看看不對再回來拿東西好了。』

他們一同出了門。他們走完了北四川路，就在郵政局門口搭上車，一直到梁先生的家。

梁先生叫他們今晚不必走了，要沒什麼事故，明天還是可以回去的，他在銀行界

方面聽到了許多緊張的消息。

『我希望今晚不要出事，』漢魯說，『我們那里還有一隻風鷄哩，要是失掉了，媽的巴子那真可惜。』

大家微笑着，大家腦裏浮起這隻風鷄的印象：一隻瘦削的半大的鷄懶懶地懸在走廊上，風一來，牠就應酬似地搖幾下。

『房東太太問我們買，我們沒賣給她，操得，我們預備留着過所謂年哩。』

惠先舐舐嘴唇，想起任之要帶醬肉跟那什麼燒餅來。

梁先生說打是打不起來的，不過日本也許真要有點舉動，據消息。

『日本帝國主義的軍隊大概會向中國地界衝的，但是打不起來的；不過換換防而已。』

這晚十一點鐘，日本海軍陸戰隊真向寶山路北口和天通庵路衝了。寶山路的警察署被繳了械。

什麼地方已經有了槍聲。……怎麼竟打起來了麼！

天通庵路的保安隊部裏浮動了起來。兩個隊長接到了緊急命令馬上把兩隊的弟兄集合了起來。

『第五區給日本軍隊繳了械。……我們趕快退。……』
別處的鎗聲更密了。

『打了！』

『軍隊跟日本人打哩！』

『不許說話！』

弟兄們緊抓住冰冷的鎗。

那兩個隊長再想說話，嘴才張開，可是——

『來啦！』

誰尖叫了一句，這兩個字說得極短促。

兩個隊長趕緊回頭瞧。

兩隊的弟兄都皺緊了眉毛，注了全力看前面。

半黑半亮的前面，移動着——日帝國主義的所謂陸戰隊！像透過毛玻璃那麼模糊；黑的腦袋，黑的身軀，這些都裝置在一雙白的腿上。白腿子在一步一步向前面跨。

漸漸地這些白腿子裝着黑身子的影子大了起來，清楚了起來。……

於是在微紅色的電燈下，描下了他們清楚的輪廓，黑白分明的顏色。他們擎着鎗，掛着爆炸彈，背上一小箱火油。

他們向保安隊部門口前進。……

保安隊兩個隊長用急促的句子向弟兄們說：

「各人散隊！……各人帶了鎗枝走，到新開橋集合。……我們退南市。……散

隊！……各人帶了槍枝到新閘橋……」

『繳械！繳械！』

『他媽的！』

『打！』

拍！拍拍！

兩個保安隊的弟兄開了槍。

所有的弟兄們的血都燒燙了，大家把槍擎起來，開始射擊。
隊長們想到了命令，想到了自己。

『散隊！……散隊退去！……別打啦！……』
可是無效。

『完啦！』隊長們想。

在這種情勢之下，隊長們就順嘴地喊：

『散開!!!』

弟兄們本能地散開。拍！拍拍！拍拍拍！兩方的槍彈吐吐地飛，像夏天的流星。

十九路的兵跑過來了，叫保安隊退下去，他們打起來。

『北河南路口早就打了。』

『虬江路口也……』

『好傢伙，打！……不打活不了！』

『死就死幾個！』

『娘賣腸子，衝上去！』

『丟那媽，殺呀！』

『殺呀！』

『殺！……殺！……』

他們衝了上去。

他們興奮得胸脯都要爆破了。他們現在懂得『活着』是什麼意思，也懂得了怎麼才可以『活』。他們也懂得了『死』。——

『不拚死是活不了的呀！』

『殺呀！』

『衝上去呀！』

日本的陸戰隊退了，彎着腰逃到公共租界裏。

『追上去！』

『衝進租界！』

『不許追！……不許進租界，有命令！……』

『他媽的！』

頭上盤旋着灰色飛機，嗚嗚地快響。

匍匐！匍匐！

『炸彈！』

匍匐了一聲，地面上就冒煙，接着那些屋子烘烘地着了火。

忽然震天地一聲大響，一顆火硫彈落到寶山路。商務印書館燒起來了。各各各各各各……

敵人的機關鎗掩護衝鋒。

步槍口子冒着煙，日本陸戰隊又衝過來。

十九路軍士兵躲在沙袋後面，瞧準了前面打去。

『殺呀！』

一齊跨出沙袋跳過去。

敵人的最後防線雖然又用砲掩護，可是他們陸戰隊又退了，又退向公共租界。還是不許追。

『究竟爲什麼呀？』

『爲什麼他們來得我們去不得？』

『哼，一定有道理。』

『那當然。』

『他們公共租界讓他們退進去哩。』

『丟你稀飯，都不是好人！』

日本陸戰隊的人死得不少。他們那些官長都詫異起來：

『怎麼打起來了呢？不是說不打的麼？』

現在他們可受了損失，這損失是意外的。

公共租界跟中國地界交界的地方都守着武裝的各國兵，他們也奇怪這次的戰事。

『不是說至多六小時就可解決的麼？』

此刻可已經天亮了。

第二天，許多工人和些學生加入義勇軍，到火線上去打仗。

日本的暴力團在虹口公園總集合，馬上動員。每人身上背着火硫彈，手榴彈，刺刀，手槍，唱着『千代之君兮』，到處放火。

塗着一個紅太陽的鐵甲車開始向十九路軍的防線衝去。

『鐵甲車！』一些中國老百姓叫。

接着從老百姓住屋裏擲出了桌子，椅子，鋪板，把鐵甲車塞住了。

『殺呀！』

士兵和民衆衝上了鐵甲車。……

戰事一天一天繼續着。上海的民衆都狂熱着，只有大老板們怕這戰事延長下去影響他們的買賣。中國的老百姓都拚命捐錢捐食品，一批批送到火線上去。慰勞隊，看

護隊，一批批女的男的都活動着。他們希望這生死關頭的戰爭別放鬆一步。

虹口開北一帶的居民都想法子走出這火場到公共租界或者法租界去。寶山路虬江路一帶的房子成了灰。北四川路的舞廳和酒家們口都成了戰場。

陶爺他們四個住在梁先生家裏，一直沒有去。他們很焦急：住在虹口一帶的朋友都不知道怎麼樣了。他們聽着砲聲，搶買號外，想像他們的住屋打成什麼樣子，於是又想起他們那隻可憐的風鷄。

『我們那親愛的風鷄一定成了灰了，媽的巴子！』

有一天螺螄在東興橋遇見一個朋友，他高興得跳起來，彷彿漂泊在荒島上遇見一位老鄉親。

『啊，你居然逃出了！你幾時出來的？』

他們幾乎擁抱着了。

那個朋友告訴他，所有的朋友都會過了面。

『我們大家在那里尋訪你們哩。你同陶爺他們是不是在一起？許呢？』

『全濟在一個地方。』

那朋友又告訴他，只有文先生不知逃出沒有，還有一位宗胖子，正住在北四川路的什麼里，打的那天他還到處借錢，沒借着，不知怎樣。

許多朋友一會了面，又有了生氣。後方工作緊張着。他們參加了慰勞隊，每天跑到火線上去。王惠先到婦女反日會工作去了，有時候也上火線去慰勞士兵，爲了方便的緣故，她搬到了仲諾家裏去住。到這時候她懂得了生活的意義。她像朋友們那末起勁，整天地忙着。她覺得她的世界無限擴大，路也悠長起來，她得同着大家齊着步子把這路走完。她彷彿能夠親切地想像到那個明天的好世界，她們現在得把這些楮住人定不動的東西解掉。

『你進了生活大學的本科了，』仲諾說。

她害羞地一笑

『多可愛呀，這孩子！』仲諾想。

有時候她也做錯了事，說錯了話，許跟漢魯就指摘她，或者可以說是罵她。

『真糟糕，我常常錯誤，』她紅了臉。

『錯誤總不免的，』別人告訴她。

有時她被派去慰勞火線上的士兵。砲聲震得她的心臟都打了戰，可是——

『這並不是怕死，不過沒有習慣。』

日本飛機在頭上飛。

『又要擯炸彈了！』

一個黑東西從飛機上扔了下來。

『死了吧？』

可是黑東西沒有炸裂。飛機又匆匆忙忙向東飛去了。

『一細紙！』

『是傳單！』

十幾隻手把飛機上扔下來的紙包打開。

『打倒日本帝國主義！』

『不要打中國的弟兄！』

『哈，好傢伙！』

當天晚上惠先當作新聞，興奮地對朋友說了這件事。

『這是不稀奇的，』別人說。

『你上火線怕不怕，操得？』陶爺逗孩子似地問她。

『不怕。』

『你覺得這樣的生活……』

『我直到現在才曉得我應當要怎樣生活。』

老木看看他的錶，打個呵欠，橫躺在床上，不一會打起鼾來。

『惠先近來真是……』仲諾吞吞吐吐沒說下去。

『二哥還不來，要是來就好了，』惠先接着由她的二哥想到她的家鄉，想到醬肉，想到那什麼燒餅。可是那隻像一陣煙，一會兒就消滅了。

漢魯打了個呵欠：

『媽的巴子，令二哥來不了，帶來的東西又沒了希望。螺螄釘想着那兩瓶酒哩。』

『老子不想酒。老子戒酒了——相對的。』

『媽的巴子，那隻風鷄！』

陶爺額上打起十來根皺紋：

『什麼都打掉了。我們的家一定成了子彈……呢，成了砲灰。操得，偏偏吐膈摩夫的那些小說別人借去了，偏偏她沒給打掉，操得！……老龍，那傢伙預不預備買我的呀？』

老龍怪疲倦地：

『唔？唔。別吵我。明天六點鐘還有事哩。……』

『操得，儂個豬——頭——三！交關壞東西！』

司徒格格地笑：

『陶爺的上海話比福建話還難懂。』

『吾說得勿好麼，操得？』

惠先跟許說着，不知道她三哥動身沒有。

『現在正人手不夠，三哥應當早點來的。』

『你現在覺得你三哥趕不上你了吧，』許說。

那個臉紅了起來。她又恨恨地想：

『爲什麼我常常臉子熱起來呀，這真不好。』

『生活比什麼都有力，』許說。『你這個人完全是生活造就出來的。你看十年書，

同朋友談十年話，總不及生活促你進步的那樣快。仲諾說你進了生活的大學……」

惠先瞧仲諾一眼。仲諾甜蜜地笑着。

房門有人輕輕敲着。

『跑進來好哉，操得。』

門一開，房裏的人叫了起來。

『哈，宗胖子！』

宗胖子跟螺螄釘那天遇見的朋友走了進來。

『宗胖子你還活着！』

那個告訴他們他終於跑出了東洋兵的陣地。沒有逃出之前，他那二房東早跑了，留下許多臘腸，什麼『金銀潤』、臘雞，宗胖子就拿這些來過了年，第二天就從從容容走了出來。

文先生也跑了出來，不過受了點傷，現在在一個醫院裏。

『螺釘拍一下宗胖子：

『真有你的。』

大家圍住了宗胖子，老龍老木也從床上跳了起來。他們把宗胖子舉起來，可是舉不動。

陶爺額上又打起十來條皺紋：

『儂個豬頭三，交關重來西，阿拉們舉儂勿動哉，操得！』

尾巴

我們預備在這裏把這故事結束一下了。我們那些熟人，如像惠先，漢魯，許，司徒，陶爺，老木，老龍，螺螄釘，仲諾，這些人全都緊張地忙著。晚上大家擠在一處，談一會，休息一會。有時候晚上也得有事。仲諾家離梁先生家不遠，他和惠先一有空就來跟大家談天。老龍要接珂出來的主意只好暫時打消，因此他更想念她：她趁這時候來見這世面可多好哇。

他們每個人就這麼生活下去，於是這故事好告一個結束了。

待會兒。還有幾件事要『交代』的。

第一是，任之來了封信，從杭州發的，他說他從家鄉出來，到了杭州——上海來不了，暫且住在一個表姊家裏再說，如好走，馬上就來。帶出來的燒餅什麼的可吃完了。惠先的回信上有幾句不大滿意的話：『杭州到上海並沒有阻礙，我們是如何的望你來呵！這是什麼時期！你難道想在杭州游西湖嗎？』

其次是，有兩個人愛了起來：惠先和仲諾。他們沒去看有聲電影，沒去跳舞，沒打高爾夫球，沒吃巧格力糖，沒到法國公園去散步，沒去吃西餐，沒去——總而言之別人的戀愛花樣他們全沒幹過。仲諾愛惠先的真實，坦白。惠先愛仲諾的活潑，勇敢。他們愛了起來：同居。仲諾起先……仲諾在惠先搬到他那裡去住的時候他還不大……那一天他說……

萬分對不起，作者請讀者諸君原諒他：他可真不會說戀愛故事，一說就結裏結巴的了。讀者諸君如高興聽戀愛故事，那我聽說吐膈孽夫的小說裏有各種各色的戀愛，請你們去問陶爺借來一看，他那些書沒給打掉，也沒給賣掉，現在還好好地排在他的

書架上哩。

還有是，螺螄釘對那位許姑娘提出過一件事，就是那天給漢魯在門外聽見了的。我爲了這事去訪問了他們一次。

『對不起，』我說，『我預備結束我的故事，因此想請你們把你們的事告訴我，好叫我對讀者「交代」。』

『關於什麼事？』螺螄釘問。

『關於你們的……你們的——戀愛！』

『還談不到，所謂戀愛，』許說。『這事不是那麼簡單的。……新的所謂愛應該是在建築在友僚關係上的，如不能完全把所謂對方認識清楚了是很不……很不那個的。』

『你認爲是時間問題，是不是？可是漢魯、陶爺兩星期就……還有惠先……』
『但是我的意見是那樣的，』她堅決地。

『不過我希望我的頂好能像電影片子一樣，有始有終，到末了，來一個大圓滿。所以我……』

他們笑了起來。

螺絲釘拍拍我的肩

『別慌，現在我們正在籌錢想開個電影公司，開成之後一定請你做編劇部主任。』

他們預備出去了。

我又說：

『我總希望……』

許皺了眉，把她的黃頭髮抹到耳朵後：

『我們都有事去，請便罷。這是什麼年頭，還嚙腳這些！你就這麼告訴你的讀者罷：我們的事，要且聽下回分解。……』

話還沒完，他倆已經跨出了門。

一之書叢流奔

跳 動

有所權版

究必印翻

刊月三年九十二國民

本書原價
加入成發售

作者：張 天 翼
出版：香 港 奔 流 書 店
經售：全 國 各 大 書 局
實價：壹 元 貳 角

82

1/23/11